#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九

## 嘉言

【儒】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謂人莫已若者亡○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驕淫矜誇將由惡終○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人棄常則妖興○倨慢驕奢則凶必從之○驕者先滅○悖德卒殆○恃財驕物所以至於滅亡○貴者易驕驕則必危富者易盈盈則必覆○傲後禍之機○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多行無禮弗能在矣○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過常越理不恤危亡履險陷禍而已○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器滿則溢人滿則喪○惡逆已之言則禍成於不測○肆傲者納

侮。謗過者長惡○以氣豪者。亦以氣湒。以力勝者。亦以力屈。榮以勢辱亦以之。雄以財。億亦以之○惱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惟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斯養何殊○自滿者敗。自矜者愚。自賊者忍○陵人不祥○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毀仁惡士。必近於刑○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誣善者亦反其辜○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好名則立異。立異則身危○以己禦衆者。心勞而怨聚○不能容物。則怨多而恩少。不能忍事。則譽寡而毀衆○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人亦憎之○欺惑衆庶。震怒上帝○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務偽不長。喜虛不久○內則欺心。外則欺人。上則欺天。幽則欺鬼神。如是之人。鮮有終吉○輕諾者信必寡。面諛者背必非。

釋 我慢貢高。即修羅業○傲慢交凌。發於相恃。是故菩薩見慢。如避巨溺。○衆生為慢纏。染著於憍慢。為見所迷惑。不免生死際○好起過慢自高陵物。不見己失。不知自短。是慢業○心懷憍慢。自高卑人○禮無不敬。傲

不可長○愚人無知而自貢高當知是業定墮地獄○憍慢貢高草芥群生○不敬師長反戾之業○憍慢放逸此業甚盛燒滅宿世所種善根○誑習交欺殽於相罔誣罔不止飛心造姦是故菩薩見誑如踐蛇也○心性麤獷言少誠實○我見謗人漢如籃盛水走了氣將歸家籃裏何曾有○諂曲之心與道相違當知諂曲但為欺誑○以真為偽以偽為真是為邪見○謀謗聖凡枉壓良善橫受三根長辭七衆○我虧人是禍人虧我是福。

道 自見者不明自足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為行之惡莫大於驕必伐年命○矜功能飾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倨矜傲見餘自顯自明執椎堅強作難結怨○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强梁者死溺溢者亡○好憎煩多禍乃相隨○一切衆生顛倒妄想造地獄行不自知覺○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捨而已久則害生○損人終自失倚勢禍相隨○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背叛本師謗訕真正當身受大殃延及子孫○

傳授悉依法。泄慢墮地獄○慢老欺人者。死後受地獄苦報○欺人是禍。饒人是福。天網恢恢。報應甚速○賓馬未至。而沽買虛譽以欺人。人未必能欺而內以欺其心矣○世人要瞞人。分明把心欺。欺心即欺天。莫道天不知○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欺心。神目如電○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舉意早先知。勸君莫作虧心事。古往今來放過誰。

## 感應

唐滎陽鄭又玄。名家子也。居長安中。自小與鄰舍閭丘氏子偕讀書於師氏。又玄性驕率。以門望清貴。而閭丘氏寒賤者。往往戲而罵之曰。閭丘氏子。非吾類也。而與我偕學於師氏。我雖不語。汝寧不愧於心乎。閭丘氏子嘿然有慙色。後數歲。閭丘子病死。及十年。又玄以明經上第。其後調補參軍於唐安郡。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興。有同僚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計。日與又玄會。又玄累受其金錢賂遺。常與讌遊。然仇非士族。未嘗以禮貌接之。嘗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生不得預。及酒闌。有謂又玄者曰。仇生與子同僚。會讌而仇生不得預。豈有罪乎。又玄慙。即召仇

生生至又玄以巵飲之生辭不能引滿固謝又玄怒罵曰汝市井之民徒知錐刀爾何為僭居官秩耶且吾與汝為伍汝幸又何敢辭酒乎因振衣起倪生羞且甚俛而退遂棄官閉門不與人往來經數月病卒明年鄭罷官僑居濛陽郡佛寺中鄭常好黃老之道時有吳道士者以道藝聞廬于蜀門山又玄高其風即驅而謁願為門弟子吳道士曰子既慕神仙當且居山林無為汲汲於塵俗間又玄喜謝曰先生真有道者某願為隸於左右其可乎道士許而留之凡十五年又玄志稍惰吳道士曰子不能固其心徒為居山林終無補矣又玄即辭去讌遊濛陽郡久之其後東入長安次褒城舍逆旅氏遇一童兒十餘歲貌甚秀又玄與之語其辯慧千轉萬化又玄自謂不能及已而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有年矣君省之乎又玄曰忘矣童兒曰吾嘗生閭丘氏之門居長安中與子偕學於師氏子以我寒賤且曰非吾類也後又為仇氏子尉於唐興與子同僚子受我金錢賂遺甚多然子未嘗以禮貌遇我罵我市井之民何吾子驕傲之甚耶又玄驚歎之因拜謝曰誠吾之罪也然子非聖人安得知三生事乎童兒曰

我太清真人上帝以汝有道氣故我生於人間與汝為友將授真仙之訣而汝以輕慢驕傲終不能得道吁可悲乎言訖忽亡所見又玄既悟其事甚懟恚竟以憂卒

唐郴州連山侯觀主嘗有一客過郴州寄宿觀中繫馬於門糞穢甚觀主責之客大罵而去數日客遇張山人張曰君將大厄曾有所犯客即說前罵道士之由山人曰此異人也必為震厄速往謝之不然不可脫也君今夕當截一栢木與身齊置所臥處以衣衾覆之身處別室作棗木釘七枚釘地依斗狀仍建辰位身居第二星下伏當免矣客大驚登時却迴求得木未及郴州宿山館如其言半夜忽大風雷電震於前屋客伏於星下不敢動雷入屋數四搜捕之不得而止比明視其栢木已為粉矣客益懼奔謝觀主求命久而方解謂客曰人不可輕也毒蛇尚能害人豈含無狀相忤乎今已捨子矣客首罪而去遂求張山人厚報之

昔有一國名多摩羅去城七里有精舍五百沙門常處其中讀經行道有一長老比丘名摩訶盧為人闇塞五百道人專共教之數年之中不得一

偈。衆共輕之。不將會同。常守精舍。勑令掃除。後日國王請諸道人。入宮供養。摩訶盧比丘念言。我生世間闇塞。如此。不知一偈。人所薄賤。用是活為。即持繩至後園中大樹下。欲自絞死。佛以道眼遙見如是。化作樹神半身入現而訶之曰。咄。比丘何為作此。摩訶盧即具陳辛苦。化神訶曰。勿得作是。宜聽我言。往昔迦葉佛時。卿作三藏沙門。有五百弟子。卿自以多智。輕慢衆人。恪惜經義。初不訓誨。是以世世所生。諸根闇鈍。但當自責。何為自賊。於是世尊即現光像。為說妙偈。時摩訶盧稽首佛足。思惟偈義。即入定意。尋在佛前得羅漢道。自識宿命無數世事。三藏衆經即貫在心。佛語摩訶盧著衣持鉢。就王宮食。在五百道人東坐。此諸道人。是卿先世五百弟子。還為說法。令得道迹。并使國王。明信罪福。即便受教。入王宮東坐於上座。衆人心恚。怪其所以。各護王意。不敢呼遣。念其愚冥。不曉達嚫。心為之懼。王便下食。手自斟酌。摩訶盧即為達嚫。音如雷震。清辭雨下。座上道人驚怖自悔。皆得羅漢。為王說法。莫不解釋。群臣百官。皆得須陁洹。譯言預流

昔華光比丘。善說要法。有一弟子。恒懷憍慢。和尚為說。都不信受。即作是

言。我大和尚空無智慧，但能讚歎虛空之事。願我後生，不復樂見。於是弟子法說非法，非法說法，雖持禁戒，無有毀犯，以謗解故。命終之後，如射箭頃，墮阿鼻（華言無間）獄。

宋慈照聰禪師，咸平中，住襄州石門寺。一日太守以私意笞辱之。暨歸，衆僧迎於道，首座趨前問訊云。太守無辜屈辱和尚如此。師以手指地云。平地起骨堆。其地隨指湧一堆土。太守聞之，令人剗去。復湧如初。後太守竟死於襄州。

昔有一鬼言。我腹極大如甕，咽喉手脚如針，不得飲食。何因如此。若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酒縱撗，輕欺餘人，奪其飲食，飢困衆生故。

昔有一鬼言。我常趣溷，欲噉食糞，有大群鬼捉杖驅我，不得近廁，口中爛臭，飢困無賴。何因如此。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佛圖主，有諸白衣供養衆僧，供辦食具。以麤供設客僧，細者自食故。

昔有一鬼言。我常身上有糞，周遍塗漫，亦復噉之。是罪何因。目連荅曰。汝

前世時作婆羅門（華言淨行）惡邪不信道人乞食取鉢盛滿糞以飯著上持與道人道人持還以手食飯糞汚其手是故今日受如此罪

昔長者婦孕滿十月子不肯出尋重有身復產一子先懷妊者在母右脅如是次第懷妊九子各滿十月而產惟先一子在故胎中不得出外其母患擧療治無損囑及眷屬我腹中子猶活不死我若命終開腹取子言訖氣絕送尸塚間請醫耆婆（華言故活）破腹看之果得一兒頭鬚皓白語諸親言我由先身惡口罵僧今處母胎六十年受是苦惱世尊選知此兒善根已熟往到尸所告小兒言汝是長老比丘不答言實是衆白佛言今此老兒宿造何業久處胎中佛言迦葉佛時有諸比丘夏坐安居差一比丘為僧維那共立制限於此夏坐要得道者聽共自恣若未得者不聽自恣惟是維那獨不得道衆皆不聽心懷懊惱我為汝輩營理僧事令得安穩行道反不聽我自恣布薩（華言淨住）便罵僧衆即被率閉室中作是唱言使汝等輩常處闇冥不見光明如我今者處此闇室作是語已自戮命終久墮地獄今始得脫故在胎中受是苦惱然後隨佛出家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是

諸比丘復白佛言老兒比丘宿植何福出家證果佛言緣作維那營理衆事值我得道。

唐高齡老爲祭酒道氣不交靈助無主群邪纏互急行其禍保命真君謂許長史曰高齡之無德也久矣鬼談之紛錯也積矣嘗鑿敗古人碑銘以爲己文水官譴其敵善以自標陰賊於鬼神特列於訟事之首以詰其罪必不免矣未幾果卒然則他人之能是可竊乎。

昔佛在世時羅閱(華言王舍)城邊有一汪水汙泥不淨多諸糞穢國中人民以屎尿投中有一大蟲其形像蛇加有四足於其汪水東西馳走或沒或出經歷年載常處其中受苦無量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至彼坑所問諸比丘汝識此蟲宿緣行不諸比丘咸言不知佛言毘婆尸佛時有衆賈客入海取寶大獲珍寶平安還家選寶上者用施衆僧食向盡從其求索不與衆僧苦索摩帝(華言寺主)瞋恚而詈之言汝曹噉屎此寶屬我何緣乃索由其欺僧惡口罵故身壞命終隨阿鼻(華言無間)地獄身常宛轉沸屎之中九十一劫乃從獄出今隨此中自從七佛已來皆作其蟲至賢劫千佛各各皆爾

昔目連見一女。自身負銅鑊。枝鑊著水。以火然沸。脫衣入鑊。肉熟離骨。沸吹骨出。在外風吹。尋還成人。自取肉食。福增問言。是何女人。目連答言。舍衛國中有優婆夷。敬信三寶。請一比丘。一夏供養。在於陌頭。作房安置。自辦種種香美飲食。遣婢送之。婢至屏處。選好先食。餘與比丘。大家覺問。汝不偷食。不。婢答言不。比丘食訖。有殘與我。我乃食之。我若先食。使我世世自食身肉。以是因緣。先受業報。後墮地獄。

宋。階州孫仲可。鄰居一寡婦無子。有田宅。仲可以計盡奪之。遂逐此婦。婦衣食無資。不得已乞丐而死。仲可夢婦來罵曰。汝欺奪寡婦。致之死地。後亦當得此報。其年仲可有罪被誅。籍其家。妻子俱乞丐死。

宋。建州人林達。性貪。務為欺罔。侵奪良善。家有四子。並襲父風。宗族親戚。稍有懦弱。皆被欺壓。占奪田宅。有里人之子喪其父母。有墳地一所風水家勝。達偽作契券。稱其父生時貨賣與己。遂遷己之父骨葬焉。里人之子爭之不得。一夕達夢己之父告曰。吾今絕祀矣。爾逼侮宗族。又欺人孤子。冥司不久取爾父子。達覺大懼。是年達及四子皆死。家產悉蕩盡。

魏侯終德牧雍州，與蕭寶寅交。寶寅反敗，終德乃招集其徒黨與密謀。有道士李順興知之，詣終德曰：此輩凶殘，亡無日矣。終德謝之，欲遣人擊殺順興。後恐事泄露，又呼順興飲食，將欲加害。順興逆知其意，乃謂曰：真道希微，非爾所測，而欲殺人自活，其可解乎。終德愈起凶意。順興又曰：大道不可毀。毀之者身滅，殃及子孫。言訖失所在。未幾，終德病癩，極苦遂卒。

宋。江致平與能相老翁善。翁告之曰：君何為作損陰德事，不一年死矣。對曰：吾安得有此。翁曰：試思之。江曰：自省無他惡，但昔年為試官時，置一親舊在高等，其實私焉，獨此事耳。翁曰：是也。君以己好惡而私天爵以授人，其不免矣。未幾而卒。

## 嘉言

（傳）人之有技，娼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妬娼生患。○妬嫉忠賢，養成禍亂。○嫉妬者，凶軀之害也；讒慝者，斷脛之兵也。○家有傲婦，善士所忌。○嫉良善如讎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隕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

(釋)惡人害賢者。猶仰天而唾。唾不汚天。還汚己身○苟遂娼嫉之褊心。不弘忠慎之深意○衆生以愚惑故。多懷嫉妬增上之心。是以見人行善則興惡摧毀破壞。不令成就○若自揚己德。隱他人好事。令他人受毀者。是波羅夷(華言重罪)罪○心懷嫉妬。無度彼業。妬是等罪。無量無邊○欺者有四過。讒佞傷賢良。受身癡聾盲。謇吃口臭腥。顛狂不能言。死隨拔舌因○愚惑之徒。輕舉邪風。淳正之輩。時遭佞逼。所以禍不旋踵。殃及己身。

(道)鬪諜良善。向彼讒此。向此讒彼。離人眷屬。死入鎔銅地獄○人之性情皆願賢己。而疾不及人。願賢己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則怨心生○父母妻子離隔不和者。從嫉妬離間骨肉中來○抑絕賢路。自取功名。受考幽都曹○讒嫉邪佞則人鬼加害○苦酷陷忠良。讒毀擊賢人。生世屢遭夷。死入牛獸身○嫉妬行凶。死入東北方地獄○若有惡人。讒嫉忠良。謀害賢哲。返吉爲凶。必招惡報。

感應

宋。蜀婦人常氏。先嫁潭州益陽楚椿卿。與嬖妾馬氏春奴。以妬寵相嫉。棄

楚生出篁殺之。楚生仕至縣令死。常氏更嫁鄱陽程選。乾道二年二月。就蓐三日而子不下。白晝見馬妾持杖鞭其腹。程呼天慶觀道士徐仲時呪治。且飲以法水。遂生一女。即不育。而妾恠愈甚。常氏日夜告其夫曰。鬼以其死時杖杖我。不勝痛。語之曰。我本不殺汝。乃其婢用杖過當。誤盡汝命耳。鬼曰。皆出主母意。尚何言。程又呼道士。道士勑神將追捕之。鬼謂神將。吾負至寃以死。法師雖尊。奈我理直何。旁人皆見常氏在床與之辨析良苦。道士念終不可致法。乃開以善言。許多誦經呪為冥助。鬼頷首即捨去。越五日復出。曰。經呪之力。但能資我受生。而殺人償命。固不可免。常氏曰。如是吾必死。雖悔之無可奈何。然此妾亡時。有釵珥衣服。其直百千。今當悉酬之。免為他生之禍。呼問之曰。汝欲銅錢耶。紙錢耶。笑曰。我鬼非人。安用銅錢。乃買偽鏹百束祝焚之。烟絕而常氏殂。時三月六日也。

唐廣州有一縣丞胡亮。從都督周仁軌討獠。得一首領妾。幸之。將至縣。亮向府不在。妻賀氏乃燒釘烙其雙目。妾遂自縊死。後賀氏有娠。產一蛇。兩目無睛。以問禪師。師曰。夫人曾燒釘烙一女婦眼。以夫人性毒。故為蛇報。

此是被害女婦也夫人好養食此蛇可以免難不然禍及身矣賀氏養食蛇一二年漸大不見惟覺有物在衣被中竟不知也擬被見蛇大驚以刀斫殺之賀氏兩目俱枯不復見物悔無及焉

唐貞觀中濮陽范略妻任氏略先幸一婢任以刀截其耳鼻略不能制有頃任有娠誕一女無耳鼻女年漸大其婢仍在女問婢具說所由女悲泣以恨其母母深有愧色悔之無及

唐盧弁者其伯任湖城令弁自東都就省夜宿第二谷夢中見二青衣吏来追行至一所有城壁入城之後欲過判官屬有使至判官出迎吏領住一舍下其屋上有盖下無梁柱下有大磨十枚磨邉有婦女數百磨恒自轉牛頭卒十餘以大箕抄婦人置磨孔中隨磨而出骨肉粉碎苦痛之聲所不忍聞弁於衆中見其伯母即湖城之妻也相見悲喜各問其来由弁曰此等受罪云何曰坐妒忌以至於此弁曰為之奈何伯母曰汝素持金剛經試為我誦或當減罪弁因持經磨遂不轉受罪者小息牛頭卒持文来弁所怒曰何物郎君来此誦經度人作事弁對曰伯母在此卒云若惜

伯毋可與俱去。弁遂將伯毋奔走出城。各歸就活。初弁惟一小奴同行。死已半日。其奴方欲還報。會弁已蘇。後數日至湖城。入門遇伯設齋。家人見弁。驚喜。還報伯毋。迎執其手曰。不遇汝。當入磨中。今得重生。汝之力也。

宋劉道原為蓬溪縣令。秩滿歸京。夜宿縣界富民秦氏。忽見一紅裳女子泣曰。妾本秦氏子婦。夫壻市一婢。性剛不相下。遂為妾鞭撻而死。其婢訴於陰府。追妾償命。餘業罰為牝羊。今在秦氏之欄。以君經過。將烹為饌。念為羊固甘刃死。腹中有羔。若就烹。其業轉深。俟產就死無恨。道原因致意主人云。私忌不茹葷。切勿烹宰。黎明有人出告之。笑曰。適已烹羊。道原歎訝。道以夜來之事。秦氏舉家感傷。納其羔於腹中瘞之。此又妬忌為羊之報也。

宋張閒娶孔氏。生五子。無何遽卒。再娶李氏。李氏悍妬。虐遇五子。五子哭于孔氏塚前。孔氏忽自塚出。哭撫其子。既而取其子帛巾。題詩其上以贈張曰。不忿成故人。泣涕每盈巾。死生今已隔。相見永無因。合裛殘粧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浪作塚中塵。有意憐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

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父以詩訴于連帥。縱奏于朝。李氏時配嶺南。然則為後妻者當如是乎。倘悄偷愛。是可用乎。

唐梁仁裕為驍騎將軍。先幸一婢。妻李氏甚妬而虐。縛婢擊其腦。婢號呼曰。在下卑賤。制不自由。娘子鎖項苦毒何甚。婢死後月餘。李氏病。常見婢來嚙李氏頭。上生四處瘡痏。腦潰。晝夜鳴叫。苦痛不勝。數月而卒。

唐荊州枝江縣主簿夏榮判一宴事。縣丞張景。先寵一婢。其妻楊氏妬之。景出使不在。妻殺婢投之於廁。景至。給之曰。婢逃矣。景以妻酷虐不問也。婢訖夢訴榮。榮覺疑之。問景。景曰。公夫人病因。說形狀。景疑甚有私也。怒之。榮曰。公夫人枉殺婢。投於廁。令見推勘。公試問之。景悟。問其婦。婦病甚。具首其事。榮令廁內取其骸骨。香湯浴之。厚加殯葬。亦不能免。月餘遂卒。

唐末前火井縣令李明甫。經過本縣。宿館中。有押司録事。將設酒饌。欲宰一白羊以待明甫。是夜明甫夢一素衣婦人。將二子拜明甫乞命。詞甚哀切。明甫不測其由。須臾再聽。又見前婦人乞命。稱其命在須臾。忍不救耶。明甫不曉其意。但驚怪不已。再聽。又夢前婦人曰。長官終不能救我。我已

死訖。然亦償債了當。我前身乃押司録事之妻。有女僕懷孕。身懷二子。臨産矣。其時我不合懷妬。誣女僕盜金。釵并合子。拷打至死。今獲此報。我已還其寃債足。金釵并金合子在堂西科斗内。為我藏之。煩長官告録事。教取得與我作功徳。明甫驚怖。遂召主人告曰。君宰一白羊。有雙羔否。曰然。李曰。乃公之妻也。曽妬殺一婢。其金釵并金合子在堂西科斗内。録事果得二物。取羊不食而埋之。寃報之理。無不驗矣。

宋。撫州監酒范寺丞者。妻美而妬。一夕范當輪宿。同事戲取官妓雙履。密置范卧具中。詰旦吏挈衾囊帰。妻見履。神色沮喪。曰撫心曰。天乎。吾至是耶。入室自縊而死。蓋妬忌者天以是報之。

宋。余媚娘適周氏。夫亡以介潔自守。陸希聲使媒游説。媚娘曰。陸郎中不置側室及女奴。方可為婦。希聲諾之。既娶二年。擘箋染墨。更唱迭和。媚娘又能饌五色膾。妙不可及。無何希聲又獲名姬柳舜英者。媚娘怨之。諭令入家同處。希聲以為誠然。既共居略無他説矣。希聲他適。即召舜英閉室中。手刃殺之。碎其肌體。盛以二大合。封題云送物歸別墅。閽吏異之。送京

兆獄。媚娘遂就極典。後希聲夢媚娘告曰。我以妬殺舜英。今在冥司受報。苦毒不勝。君幸作佛事垂救。蓋懷妬忌者無不受報。如媚娘者可鑒已。

宋胡宗甫妻張氏極妬。元豐中。宗甫官京局。張母氏嘗過其家。有小婢雲英行酒。與主人相顧而笑。張見而嫉之。婢亦覺。是夕自縊於廁。家人驚告。張飲嚼自如。母氏不遑處。乃歸。明年張之女病。作婢語責張曰。我由爾死。尚未足道。爾既聞之。飲食笑樂安忍耶。必令主死。然後爾諸子盡死。使爾憂愁無聊。以償我平昔之痛。未幾女死。宗甫捐館。張遽出京。還常州。長子死。後仲子與季子至京師輒死。一房姑婦孀居四人。張晚年病發。宛轉床簀。間哀鳴求諸婢餔飼扶掖。或責之以平日事。則流涕無語。如是十餘年乃死。

宋夔州徐桂寓鄂州。見孀婦田氏資囊甚厚。桂已娶妻在家。而紿田氏以無妻。遂娶之以歸。及至家。桂之妻妬田氏姿色勝已。惡其夫專寵之。乃密取斷腸草漬酒中。飲田氏而死。得田所有萬餘緡。遂為富家。桂妻嘗夢田氏來與索命。心甚懼焉。久之無事。寶祐甲寅。田氏已喪十七年矣。桂復娶

一妾方十七歲時有青城山老道人嘗至桂家指其眷屬謂曰寃家打合作一處人詰其故終不言但云明年當自知之明年桂妻惡妾忤己嘗捶辱之妾密以斷腸草漬酒中勸桂妻飲桂不知亦飲之皆卒其妾與婢二人盡齎家貲登舟焚其居以為桂之夫婦皆焚死老道人乃語人曰桂之妾即田氏後身也

宋紹興中青城士人何浩設水陸見一婦女自稱新死欲求功德懺悔業障浩問汝有何業對曰婦人家不出慳貪嫉妬

宋咸淳乙丑年淮陽李守妻妬剖殺孕妾越三年晝寢夢其妾倚窓外花樹欲進復止驚覺見一蛇繞樹集衆欲殺之則失矣嘗夫婦月下對飲覺杯中有物如蛇影燭之無有飲竟不快明日腹疼痛不可忍脹如彌月之孕集醫法僧道作禳連日竟卒殮訖棺中有聲啓視之見一大蛇出于口而去

蜀陳洪裕妻丁氏青石鎮人也因妬忌打殺婢金危潛於本家埋瘞仍牓通衢云婢金危逃走經年遷居夾江因夏潦漂壞舊居渠岸見死婢容質

不變。鎮將具狀報州，追勘款伏，其婢屍一夕壞爛。遂寘丁氏于法。

宋。蘄春太守妻晁氏，性酷妒。遇妾侍如束溼。嘗有忤意者，既加痛箠，復用鐵鉗箝出其舌，以剪刀斷之。妾刮席忍痛，不能語言飲食，踰月始死。後其家設水陸齋會，僧方召孤魂，晁窺屏間，正見故妾手持刀鉗二物，流血滿身，就位享供饌。怖而奔歸。為傍人言，深有悔懼意。尋得疾，呻吟之際，但云妾督冤責償，務必不免。蘄守許以佛經，及多焚楮鏹，析釋其怨。晁云，妾不可。數日而卒。

唐蕭遘，字得聖。懿宗咸通中，擢進士第。辟節度判官。後拜右拾遺。與常保衡聯第，而遘姿宇秀偉，意氣孤峻。嘗慕李德裕為人。保衡才下，諸儒皆薄之。不甚齒。獨呼遘。後保衡為太尉，憾焉。及為相，擠遘，罷。乃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瞑。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為公呵禦。遘悅悟。戒謁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睹，異之。未幾保衡死。召為禮部員外郎。

宋吳介然，黃溪人。妻妒悍無子。有四妾皆孕。妻妒忌。投毒藥之。卒皆不育。其四妾適人。胎宮為藥毒。亦皆無子。一夕吳夢一神人曰。爾妻妒心太過。

今誤四家無子，爾有一子，亦因而促壽，將亦主絕嗣後，介然有一子，果夭
喪。吳家亦為之絕。哀哉。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陁（華言好聲鳥又山鼠名）竹林中。時尊者那羅達多，著衣持鉢，
入城乞食，還歸本處。遙有祇洹（即祇樹園）赤如血色，怪其所以，尋即往看，見一
餓鬼，肌肉消盡，支節骨立，一日一夜生五百子，羸瘦尫劣，氣力乏少，當生
之時，荒悶殞絕，支節解散，極為飢渴之所逼切，隨生隨噉，終無飽足。時那
羅達多，尋往佛所，具問斯事。佛告那羅達多云：此賢刼中，波羅奈（華言江遶城）國。
有長者，金銀珍寶，奴婢僕使，馬牛羊等，不可稱計，惟一夫人，無有子息，禱
祀神祇，求索有子，了不能得。時彼長者，即便更娶族姓家女，未久之間，便
覺有娠，其大夫人見其有娠，便生嫉妬，密與毒藥，令彼墮胎。姊妹眷屬，即
詰其所，與彼大婦，極共鬪諍，遂相打棒，問其虛實，其大婦者，正欲道實，恐
其交死，止欲不道，苦痛叵言，逼切得急，而作呪詛：若我真實墮汝胎者，令
我捨身生餓鬼中，一日一夜生五百子，生已隨噉，終不飽足，作是誓已，今
餓鬼是。

晉桓道愍者譙人也晉隆安四年喪婦道愍內顧甚篤纏痛無已其夜始寢視屏風上見有人手攜起炳炬照屏風外乃其婦也形貌粧飾具如生平道愍了不畏懼遂引共卧言語往還陳叙存亡道愍曰卿亡來初無音影今夕那得忽還答曰欲還甚久但神道殊各有司屬無由自任耳新婦生時差無餘罪止恒疑君憐愛婢使以此妬忌之心受報地獄始獲免脫今當受生為人故來與君別也道愍曰當生何處可得相尋不答曰但知當生不測何處一為世人令無容復知宿命何由相尋求耶至曉辭去涕泗而別道愍送至步廊下而歸已而方大怖懼恍忽積日

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甞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死何患不為水神其夜乃自沉而死死後七日伯玉夢妻曰妾以君語水神而自輕生今以瞋妬隨入水族言甚悽愴後人數見段於水面披髮鼓浪里中婦人渡此津者皆不事粧飾蓋猶忌其為鬼而尚妬也

齊瑯琊王奐仕齊至尚書左僕射甚信釋典而妬忌之深每忘仁恕甞在

齋內使愛妾治鬚。忽有烏㘅黃梅過庭而墜。奐猜妾有密期擲果為戲。使奴出外覘視。遇見一士向籬私遊。奴即往擒捉。而此人言嗔污媟。便爾迸走。奴還白之。奐謂其有實。加苦覈問。妾備自陳。終不見察。即遣下階笞殺之。妾觧衣誓曰。今日之死。實為枉橫。若有天道。當令官知。爾後數見妾来訴怨。俄而出為羅州刺史。性漸狂異。如有憑焉。無故打殺少府長史劉興祖。誣其欲反。為御史中丞孔稚珪所奏。世祖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閤將軍曹道剛等。共領兵收奐。奐子彪素稱凶剽。及女婿殷叡共勸奐曰。曹呂今来不見真勑。恐為姦變。政宜錄取馳以奏聞。奐納之。便分布千餘人閉門拒守。彪遂與官軍戰。彪敗而走。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舉兵攻奐斬之。先數日。奐夢妾来告曰。妾已得請。君不出旬日来矣。至是果驗。

昔有一鬼言。我身常有火出。自然燠惱。何因故爾。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國王夫人。更一夫人。王甚幸愛。汝常生妬心。伺欲危害。值王卧起去時。而愛夫人卧。猶未起著衣。汝即生惡心。正值作餅有熱麻油。即以灌其腹上。腹爛即死。故受此苦。

梁釋明琛。経論雖富。而以徵難為心。深忌時之講者。初為屋子法誘人次撰蛇勢法以授學者。曰同伴二人止一林下。琛曰我今内熱。便解衣赤臥。翻覆不定須㬰雨足合為蛇尾。乃曰我作蛇勢法。今報至矣。卿可上樹。蛇心若至。則有吞噬之緣。伴便上樹。奄爾全身作蛇。惟頭未變。在地自行。欻作蟒頭。長五丈。舉首四視。目如火星。時諸蛇總至。相随趍谷而去。其伴目驗斯報。至鄴說之。

五代時。王延翰。多選良家子以為其妾。其妻崔氏性妬。妾之美者。輙幽之別室。繋以大械。刻木為人手。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崔得病見祟。满前。索命而卒。

嘉言

(儒) 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不有人禍。必有鬼責○負恩忘義。違棄詛盟。固天地所不容○倍德則崩○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携乃○不知其恩。與知而不報。厥罪惟均○受人恩不報者。為子必不孝。為臣必不忠。

(釋) 違背重恩。永沉苦海○忘忽恩舊。劇於路人○違恩業重。現受交報○

不知恩者。甚於畜生。

(註)受恩不感。念怨不休○忘恩違律。罰筭二紀○違内負心。三魂失真○恩甚則怨生。愛多則憎至○負荷恩義。無報德心。結怨成業。

## 感應

梁東徐州刺史張皐。僕射永之孫也。嘗以戰敗。陷入北虜。有僧越者。先是北地一土民。與皐盟誓為友。日共密謀歸計。後果送皐南還。越遂捨俗出家。居止嘗依於皐。及皐往東徐。越亦隨至任。一日越以直言忤皐。皐大怒。遣兩門生。一人姓井。一人姓白者。夜往殺之。其夕皐夢見越來云。爾初陷在北虜。已無出計。我冐死送爾南還。爾未能見報。乃忍殺我。我為直言告爾。亦是誠心親愛之故。本有何罪。我今惟當從事弓矢以報此怨。皐方憂懼。一日出射。為箭傷其指。纔微見血。不以為事。後因破梨。梨汁漬瘡。乃始膿爛。停十許日。膊上無故復生一瘡。深數寸許。如中箭之狀。膿血與指相通。月餘而死。

齊人周生者。乃陸超之門生也。超之吳人。以清雅為晉安王子懋所知。子

戀既敗于琳周生勸其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
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王玄邈等以其義欲因將還都而超之亦端
坐待命周生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
邈嘉其節厚為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政壓其頭折即死
宋時晉州平陽人常琟父為里胥蚤死母携男之再嫁富民康德休為人落
魄亡賴德休與鐵三千緡使為區肆由是生理日給而琟事繼父略不知
恩經數年德休死視如路人盡竊其貲甫三十歲壯無疾忽作牛鳴一聲
而斃是夕康氏牛產一犢一蹄出背上朱書其姓名二字於脅間德休二
子讀書識義不忍露其醜蹟匿之舍後牛鳴吼勃跳觸藩而出奔迸邑市
觀者以故盡知之康氏遣數健僕闌逐不可得徑越深谷中不復出
宋徽州城外三里汪朝議家祖父墳庵在焉紹興間招僧惠洪住持僧但
飽食安坐未嘗誦經課念於供事香火亦極簡略僅能循循自守不為他
過主家上下皆安之凡歷歲二十乾道二年病終汪氏葬之於近山元有
大楮樹鬱茂扶疎數月後頓以枯死經兩生菌汪僕牧羊過之見其肥白

光粲。采而獻之主。人用常法餅治。味殊香甘。殆勝於肉。今夕摘盡。明旦復然。源源不窮。至於三秋。浸浸聞于外。或持錢來求買。悉拒弗與。又畏人盜取。乃設短墻闌護之。鄰人憤嫉。踰墻入。將空其根株。楮忽作人言曰。此非爾所得食。強取必受殃灾。我即昔時庵主也。坐虛受供施。不知慙愧。身沒之後。冥司罰為菌蕈以償。所以肥美者。吾精血所化也。今謫數已足。從此去矣。鄰人駭而退。以告汪。汪猶不信。自往驗之。不復有菌。遂伐以為薪。

昔有人入林伐木。迷惑失心。時值大雨。日暮飢寒。惡蟲毒獸。欲侵害之。是人入石窟中。有一大熊。見之怖出。熊語之言。汝勿恐怖。此舍溫煖。可於中宿。時連雨七日。常以甘果美水。供給此人。七日雨止。熊將此人。示其道徑。熊語人言。我是罪身。多人怨家。若有問者。莫言見我。人荅言尒。此人前行。見諸獵者。問汝從何來。見有衆獸不。荅言見一大熊。於我有恩。不得示汝。獵者言。汝是人黨。以人類相親。何以惜熊。今一失道。何時復來。汝示我者。我與汝多分。此人心變。即將獵者。示熊處所。獵者殺熊。即以多分與之。此人展手取肉。二肘俱墮。獵者言。汝有何罪。荅曰。是熊看我。如父視子。我今

背恩將是罪報獨着恐怖不敢食肉持施衆僧上座羅漢語諸下座此是菩薩未來出世當得作佛莫食此肉即時起塔供養王聞此事勅下國內背恩之人無令住此

昔波羅奈國有一商主名不識恩共五百賈客入海採寶得寶還返到淵迴處遇水羅刹而捉其船不能得前衆商人等極大驚怖皆共唱言天神地神日月諸神誰能慈悲救濟我也有一大龜背廣一里心生悲愍來向船所負載衆人即得渡海時龜小睡不識恩者欲以大石打殺龜頭諸商人言我等蒙龜濟難活命殺之不祥不識恩曰我儕飢急誰能念恩輒便殺龜而食其肉即日夜中有大群象蹹殺衆人

昔維耶黎國有迦羅越華言居士奉佛供養呪願畢請聞法義佛笑口光繞身三匝還從頂入阿難佛弟子華言慶喜問故佛言彼國有五百人入海採寶置船步還經歷深山日暮止宿預嚴早發四百九十九人皆去一人卧熟失伴仍遇天雨雪失去徑路窮厄山中啼哭呼天有旃檀樹神謂窮人言可止留此自相給衣食到春可去窮人便留至于三月啓樹神言受恩得全身

命。未有微報。顧有二親。今在本土。實思得見。願垂發遣。樹神言善。以金餅施之。去此不遠。當得國邑。可得遷還。至汝鄉里。窮人臨去。問樹神言。此樹香潔。世所希有。今當委遠。願知其名。神言不須問也。窮人復言。依蔭此樹。積歷三月。今當遠離。情懷悵悵。若到本國。當宣揚恩。樹神便言。樹名旃檀。根莖枝葉。治人百病。其香遠聞。人所貪求。不須道也。窮人至國。中外親戚。喜相慶慰。後國王病頭痛。禱祀天地山水諸神。不能消差。名醫省視。惟得旃檀香。病可得愈。王即募求民間無有。便宣令國中。得旃檀香者。拜封為侯。妻以小女。時窮人聞賞祿重。便言我知旃檀香處。王便令近臣。將窮人而往伐取。徑到樹所。使者見樹洪直。枝條茂盛。華果煌煌。人所希見。心不忍伐。不伐者則違王命。伐之者中心隱隱。踟躕徘徊。不知云何。樹神於空中言。便伐之。但置其根耳。伐竟。以人血塗之。肝腸覆其上。樹自當生。還復如故。使者聞神言如此。便令人伐之。窮人住在樹邊。樹撲地。枝標殺之。使者共議。屠割窮人。取其肝血。如神所勅。樹即更生。車載所伐樹。以還國中醫即進藥。王病得愈。舉國歡喜。王命國中人民。其有病者。皆詣宮門。王出

香藥給之病皆得愈

昔有一菩薩身為九色鹿毛色九種角白如雪常在恒水邊飲食水草與一烏為知識時水中有一溺人隨流来下或出或沒仰頭呼天山神樹神諸天龍神何不愍我鹿聞之水救之語言汝可騎我背捉我角負出上岸溺人下地繞鹿三匝向鹿叩頭乞為大天作奴給其使令採取水草鹿言不用且各自去欲報恩者莫道我在此人貪我皮角必来殺我時國王夫人夜夢見九色鹿即詐病不起王問何以答曰我昨夜夢見非常之鹿其毛九種色其角白如雪我思欲得其皮作坐褥其角作拂柄王當為我得之王若不得我將死矣王募國中若有能得當分國而治賜其金鉢盛滿銀粟賜其銀鉢盛滿金粟溺人聞之欲取富貴念言鹿是畜生死活何在往至王所言知鹿處王大歡喜言汝若能得其皮角来者報之半國溺人面上即生癩瘡溺人言大王此鹿雖是畜生大有威神王宜多出人兵乃可得耳王即大出人衆往到恒水邊烏在樹頭見人兵来即呼鹿言知識耳起王兵来至鹿睡熟眠臥不覺烏下啄耳鹿方驚覺四向顧望無復走

地。便往趣王車邊。傍臣欲射。王曰。莫射。此鹿非常。將是天神。鹿言大王。且莫射我。我前活王國中一人。鹿復長跪問王曰。誰道我在此。王便指示車邊癩面人是也。鹿即仰頭視此人面眼中淚出。不能自勝。此人前溺在水中。我不惜身命。自投水中。負此人出。約不相道。人心反復。不如出水中浮木也。王有愧色。乃曰。汝受其恩。柰何反欲殺之。背恩如是。即下勅國中。若有驅逐此鹿者。當誅五族。衆鹿數千。皆來依附。飲食水草。不侵禾稼。風雨時節。五穀豐熟。人無疾病。其世太平。溺人因癩而死。

宋。和州開聖覺老。初參長蘆夫鐵脚。久無所得。聞東山五祖法道。徑造席下。一日室中垂問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覺云胡張三黑李四。祖然其語。時圓悟和尚為座元。祖舉此語似之。悟云好則好。恐未實不可放過。更於語下搜看。次日入室垂問如前。覺云。昨日向和尚道了。祖云道什麼。覺云。胡張三黑李四。祖云不是不是。覺云。和尚為甚昨日道是。祖云昨日是。今日不是。覺於言下大悟。覺後出世住開聖。見長蘆法席大盛。乃去嗣夫鐵脚。不原五祖所得。拈香時。忽覺胸前如擣。遂於痛處發癰

成竅。以乳香作餅塞之。久而不愈竟卒。

嘉言

儒 犯神者。有疾夭之禍○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大焉○誣見神者。罪及二世○怠慢傲棄則殃以災害○智者必畏消悔。愚者無所畏而不知悔故智者保身。愚者殺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褻瀆神祇天則罰之。

釋 不禮塔廟。摧毀經像毀誤衆生。入無間獄○毀經為衣。竟體剝爛○毀塔壞寺。偷僧祇物。千佛出世。不通懺悔○毀塔壞寺。焚燒形像如是等罪無量無邊○壞我佛法得大罪過○佛滅度之後。為興塔廟。舍利不滅。感靈尚存。毀之立見惡徵破之眼看致禍。

道 毀壞天尊大道星辰形像者。生愚癡臭穢身○毀壞。天尊形像者。死入地獄○身體爛壞者。從毀壞三寶中來○破壞宮觀靈壇者。見世眉鬢墮落。過去生毒蛇中○聖人應物。必資於經。不立真實成濟何由○不修妙義。不修大功處處有滯。煩惱生死○輕泄經目。放露天真。受考盟天曹

## 感應

宋元嘉三年。謝晦為領軍。鎮荊州。謂塔寺不宜在城闈。當移之郭外。釋法懸諫。晦不聽。乃自率部下。至新寺門。遣隊主八十持刀斧毀壞浮圖。尊像縱横。充木傾墜。俄而雲霧暗天。風塵勃起。晦即怖走。隊人驚散。莫知所以。晦蒙被塵土。以手拭去。膚隨指落。潰爛瘡痍。體無完膚。後夜夢見沙門飛騰空中。光明顯赫。又見二人形悉丈餘。雄姿甚偉。厲聲叱曰。所行返道。尋當自知。其後隊人史雙身著癩疾。經時而死。餘人並犯法就終。晦連年瘠病。後因謀叛。合家被誅。皆非命而卒。

東魏韓賢。字普賢。齊神武拜為建州刺史。天平初為洛州刺史。州人韓木蘭等起兵。賢破之。親自案檢收甲仗。有一賊窘迫藏屍間。見將至。忽起斫賢斷其脛。而卒。始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於此寺。形制厚朴。世以古物。歷代寶之。賢故斫破之。是夜夢諸天叱謂曰。咄汝賢。破經函。福德消。凶禍及。驚覺不勝追悔。至是果為賊所殺

宋元祐間。岳州民家。共請一儒師。於僧寺中開學館。誨其子弟。師頗嚴諸

生惰學者必罰之。有李受二之子，頑鈍悖傲，不受師教，日受呵責。一日遇其師暫出，取鐵釘釘伽藍神之背，曰：爾獨不佑我，使我日受師責。又於輪藏上取一小佛像，投棄井中。其夜受二夢一僧一老叟來其家。老叟曰：爾家惡子鑿我背良苦。又指僧告受二曰：又推致此人陷溺於井。爾速令謝過，不然禍將自及。受二本販魚為業，既覺，即趍出營利。中道忽思憶昨夢，方俟晚歸，詢問其子。歸則子已患背疔，口噤不能言。明日狂發，走寺中赴井死。受二自下取屍，得所投佛像。乃問其同學諸生，知其子所為及釘伽藍事。隨作齋安謝，而已無及矣。

宋吳興沈僧覆，大明末，本土飢荒，逐食至山陽。晝入村野乞食，夜還寄寓寺舍左右。時山陽諸寺小形銅像甚衆，僧覆與其鄉里數人積漸竊取，遂囊篋數四悉滿焉。因將還家，共鑄為錢。事既發覺，執送出都。入船便云見人以火燒之，晝夜叫呼，自稱楚毒不可堪忍。未及受刑而死，舉體皆拆裂，狀如火燒。

宋周宗者，廣陵人也。元嘉七年，隨到彥之北伐。王師失利，與同邑六人逃

竊聞行於彭城北。遇一空寺。無有僧徒。中有形像。以水晶為相。因共竊取出村貿食。其一人癘病。等輩輕之。獨不得分。既各還家。三四年中。宗等五人。相繼病癩而死。不得分者。獨獲全免。

梁令郭祖深。上梁武一十八條事。請廢郭內小寺。及無業僧尼。梁武不納。後夢見善神嘖之。成白癩。雖悔不差。

唐貞元中。有軍師過宜春。留止佛寺中。縣官牽羊携酒往勞之。師刲羊宴會。先令鄉卒灑掃堂宇。屏除像設。移置廡下。就廡刲羊。血濺像面。指介及胸。悉已霑污。及賓客至。師始就席。即如昏狂仆地。因遂成疾。其暮刲羊之人亦發狂暴。持刀自毀其面。并毀胸指。流血不已。竟夕而死。

唐貞觀中。有人任巂州屬縣令。征高昌。於寺得一真珠像。至京師諸大寺欲與千貫錢買之。不肯。遂毀破賣。得一千三百貫。後月餘。患重。寤寐之間見一僧云。何因毀壞尊像。遂遣人拔其舌。長尺餘。苦痛呻吟數日而死。

唐貞觀二十年。征龜茲。有薛孤訓者。為行軍倉曹參軍。及屠龜茲城後。乃於精舍剝佛面取金。旬日之間。眉毛總落。還至伊州。乃於佛前悔過。所得

金者。皆迴造功德。未幾。眉毛復生

唐會昌中。有中人王義逸者。護鳳翔軍。值武宗毀佛剎。義逸以家財易諸屋木。取其精者。遂大營市邸。并治其第。為天下之甲焉。居三年。一日有小吏入告有不便事。且泣曰。某適方就室假寐。有紫衣人招入一朱戶。則類將軍之第也。見絲竹綺羅賓客列坐滿堂。獨無將軍。紫衣人指階下一徑曰。此路可見公主人。因北趨。見荊棘滿野。其路纔可容人。步至低屋排戶而入。見將軍卧于床上。繫其手足。有人持火至。方爇其鬚。因出涕言曰。吾不幸生。好買毀僧寺林礎。以貪其利。今縶於此。後三日當死。君歸為我告家人。速毀邸第以歸佛寺。不可輒留。既而焰盛。不能盡言。義逸怒而叱之。明日果腦發癰。三日而卒。

唐相州鄴城中。有丈六銅立像一軀。賊丁零者。志性兇悖。無有信心。乃彎弓射像。箭中像面。血下交流。雖加瑩飾。血痕猶在。又選五百力士。挽令仆地。銷鑄為銅。擬充器用。乃口發大聲。響烈雷震。力士亡魂喪魄。人皆仆地迷悶。宛轉怖不能起。由此賊侶慙惶。歸信者衆。丁零後竟被誅死。

唐鳳州城南有明相寺寺有佛數尊皆飾以金焉亂離之後有貧民刮金鬻而自給追至時寧金彩已盡於是遍身生癬癢不可忍常須以物自刮皮盡至肉肉盡至骨而死焉毀佛之咎昭報如此

唐冀州故觀城人姜勝生武德末年忽遇惡疾遂入蒙山醫療積年不損後始還家身體瘡爛手足指落夜眠忽夢見一白石像可長三尺許謂之曰但為我續手令爾即差至旦忽憶於武德初年在黍地裏打雀於故村佛堂中取維摩經裂破用繫杖頭嚇雀有人見者云盜裂經大罪勝生反更惡罵遂入堂中打白石像右手總落夢中所見宛然舊像遂往佛前頭面作禮盡心悔過雇匠續其像手造經四十卷營一精舍一年之內病得痊愈鄉人號為聖像

偽蜀潼江起軍攻取閬州兵火燒劫閭里蕩盡佛寺有一大鍾在地有一卒運大石擊鍾令碎而鬻之鍾破裂流迸正中卒脛雙折而死

宋初蜀中有一男子既貧且賤於土吻連生一片贅肉如展兩手許大下覆其口形狀醜異殆不可言其人每飢渴則揭贅肉以就飲啜頗甚苦楚

或問其所因則曰少年無賴曾在軍伍嘗於佛寺安下同火共刲一羊分得少肉傍有一佛像吾以置其上吻間不數日嬰疾遂生此贅肉焉。

宋温州市人張八居家客持檀香觀音像来貨張恐其作偽欲試之而遍體皆緣繪不可毀乃以小刀刮足底香屑爇之既而左足大痛如瘡毒攻其内者藥不能施足遂爛。

宋徐州有老女人積得錢十千欲寫金剛經一卷有一經生来請為寫當時付與十千經生用二千錢起寫經堂三千文作新淨衣餘者買紙筆墨裝潢每日持齋專心繕寫既畢安置堂中忽有别經生數人嫉其得錢多欲来偷經毀藏潛入室中並不見經惟存白紙一卷却問主人借經看其女易衣熏盥入佛堂取經却是所見白紙其經字甚分明是諸經生因起惡念一時鬚眉俱落。

唐潭州袁孝昭兇傲豪横惟事侵奪尤不信佛法所居之東有一僧寺高敞深曠心甚樂之而寺惟二僧相繼而死袁偽作契券稱僧存時嘗賣與寺與已為業便欲移居其中妻與一女力諫不從即先毀佛像以木撞轉手

像首乃壞其體。率數力舁棄於江。遂徙家焉。隣寺僧訴於郡。袁盡賂郡官。僧不得志。將訴於朝。袁在家忽夜聞四面喧囂之聲。起視無有也。是夜袁夢數十鬼卒來。執縛至冥司。王者問袁曰。誰毀佛像。居僧寺。袁甚恐。不敢言。拷掠鞠問。以鐵椎碎頭。次碎其肢體。棄湯鑊中。忽然而寤。大懼。與妻子言之。明旦謀遷去。即發狂暴死。後三子及同毀佛像者。相踵皆卒。惟妻與女得存。

唐西京清禪寺先有純金像一軀。長一尺四寸。重八十兩。隋文帝之所造也。貞觀十四年。有賊孫德信僞造璽書。將一閹竪子詐稱勑遣取像。寺僧聞奉勑索。不敢拒。付之。經宿事發。像身已被銷破。惟頭不銷。太宗大怒。處以極刑。德信未死之間。身已爛壞。遍體瘡潰。寺僧更加金。如法鑄成。

隋開皇中。蔣州興皇寺佛殿被焚。當陽丈六金銅大像并二菩薩俱長丈六。其模戴顒所造。正當棟下。于時熖火大盛。衆人拱手。咸共嗟悼。大像融燬。忽見欻起移南一步。棟梁摧下。像得全形。四面輒木炭等皆去像身五六尺許。雖被火焚。而金色不變。趺下有銘。大衆咸駭。歎聲滿路。後移在白

馬寺。鳥雀無踐。至唐永徽二年。盜者欲利像銅。乃鑿窓櫺斷。將欲拔出。遂
被靨腕。求拔不得脫。至曉僧問盜者云。有一人著白衣在堂内攝手求脫
不得也。

唐益州王頵子者。性凶傲。不敬三寶。永徽中。嘗夜入福感寺塔。毀取相輪。
將至底級。兩柱忽夾之。求出不得。漸漸急困。恍惚間見一胡僧語之曰。汝
欲得脫。可大唱曰賊在此。不爾則必死矣。賊即依命。大唱數聲。寺僧聞之往
救。方得拔出。

梁杜龕。性凶頑。不信三寶。三休閣舊有佛像二軀。皆金銀為之。龕欲毀為
鋌。先令數卒上閣壞佛項。椎鑿始舉。二像一時回顧。眄之。所遣諸人臂如
墮落。不自勝舉。失音如醉。杜龕亦爾。久乃醒悟。仍被打築。遍身青腫。惟見
金剛力士可畏之物。競來轔之。受苦呻吟。舉形洪爛。膿血交流。穿皮露骨
而卒。

東晉襄州檀溪寺金像。行者。寧康中沙門釋道安所造。及成就已。像夜自
行至萬山。天明迴歸寺。夕又出至寺門山。蹋石現一足相。周武滅法。鎮副

長孫掊志性兇麤先欲除毀令百人以索繫頸挽之不動掊大怒乃至加五百人方倒震地掊喜落馬尋卒當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此像三周甲午當滅勘以長曆大略符焉其所蹈石在本寺今名啓法是也

唐岐州岐山縣華陽鄉王莊村有人姓馮名玄嗣生來麁獷殊不信敬母兄承舍利從東都來將欲藏掩玄嗣不許母兄不用其語至舍利所禮拜還家玄嗣怒曰此有何驗而往禮之若舍利有功德者我家中佛像亦有功德即取佛像燒之竟有何驗母兄救之已燒下半玄嗣忽僻不覺暴死經三日始活說云忽到一處似是地獄有大鳥飛來啄睛噉舌入大火坑燒烙困苦憒身癢悶以手摩面眉髮隨落目看大地全無精光親屬傍看皆知罪驗諸人語曰汝自造罪無可代者玄嗣神識不與人同但曰火燒我心以取俗人之語教吾不信謗佛之罪今殃著身東西馳走又被打杖懼怕號哭但惟叩頭彈指懺悔乞命乞命而晝夜號走不曾暫住至二月十三日親屬哀愍請僧懺悔乞願造像又將至塔所于時京邑大德極多時行處法師為衆說法裴尚宮比丘尼等及俗人士女向有萬人咸見玄

祠五體投地對舍利前號哭自撲至誠懺悔不信之罪。又懺犯尼淨行打
駡衆僧。盜食僧果。自懺已後。眠夢稍安。大患仍自不差。未及一年而死。

劉宋時臨川康王在荊州城內。築堂三間。供養經像。堂壁上多畫菩薩圖相。及衡陽文王代鎮。癈為寢室。悉皆泥治。乾輙褫脫。畫狀鮮淨。再塗猶爾。王不信。向亦謂偶爾。又使濃塗。而畫像徹現。炳然可數。王復令毀故壁。悉更繕改。不久。抱疾閉眼。輙見諸像森然滿目。於是廢而不居。頗事齋講。

宋元嘉中京師簡靜寺尼智通。年貌姝美。信道不篤。罷道嫁為梁群甫妻。後生一子。年七歲。家貧無衣。為尼時有法華等數卷經。皆素緝書之。即浣擣為衣。兒著之。毋忽驚悸。遂患徧體剝爛。狀若火瘡。生白蟲。日去升餘。燥痛煩毒。晝夜號叫。忽聞空中告云。壞經為衣。得此劇報。旬餘而死。

梁。梁州有一貧人。寒甚無衣。偶得安養寺僧舊袈裟一件。製為內衣。忽雷震而死。題其背曰。由用法衣不如法也。

唐蜀州新津縣平蓋化。即第十六化也。神仙崔孝通得道之所。真像存焉。化有玉人長一丈。見則天下太平。殿左有玉女泉。水深三四尺。飲之愈疾。

化之上當山之半。有樽木樹徑六七尺。居人常聞其下有考楚號叫之聲。莫知所以。大順元年丁未。山下居人何六者本性凶悍。不懼罪福。因值干戈。化中無道流棲止。乃毀拆屋宇。採伐林木。為樵薪以貨之。固有日矣。一旦詣山前僧舍中。求水漿以救其渴。之僧素與相識。聞其聲哀切。出門睎之。見其仰面反手。如被拘縛。喉中喘急。流涕於口。問其所疾。答曰。我為毀平蓋化屋宇。所伐樹木。今有青衣使者追捉。繫縛。將往樽木樹下地獄中考問。去渴之既甚。乞少水相救耳。以水與之。良久。徑去。死於樽木之下。鄉里共所知焉。又有人取水。見泉側有雕飾二玉女。世傳為奇玩。遂盜之。因無玉女之像。泉畔小舍。亦被人毀拆。近化居人。見神人擒盜玉女。并毀舍人生魂入化中。二人遂皆風癩。數年而死。

唐成都龍興觀。即後周至真觀也。基址廣袤。四面通衢。大殿講堂玉華宮。碑碣皆在。有王峯者事韻。川王。於小蠻坊創置私第。以基地卑濕。乃使力役者斸觀門土牆。及廣掘觀地。取土數千車築基。墁土未畢。已數口凋亡。一旦自衙歸宅。於其門外見二青衣人。曰。為觀中取土事。要有勘對應

嵜之間。下馬而卒。其觀內有鐘樓曰靈響臺。有門樓宏壯。制度精巧。節度使吳行魯奏移門樓於天王寺。拆其鍾樓。遺蹤勝賞。併為毀蕩矣。頃年雋在蜀明道大師尹嗣玄云。行魯之吏因疾入冥。數日復活。言見行魯為鬼吏所驅。搬運龍興材木。鐵鎖繫械。晝夜不休。木纔積垛。又卻飛去。如是搬運。不知何年當得息爾。欲求子孫為立觀門。以贖其罪。而子孫貧窘。固不及爾

唐咸通中。長沙有惡少十人。聞緱仙姑修道於衡山魏夫人仙壇之下。十人者深夜持火挺刃。將往害之。既入其室。仙姑在牀。了不能見。遂出門。推壞仙壇。壇乃一巨石。方可丈餘。其下圓浮。寄他石之上。每一人推之則動搖。人多則屹然而住。十人者推之。轟然有聲。山震谷裂。謂已顛墜。終不能動。乃相率奔去。及明。行至遠村。其同志者皆為虎所噬。內惟一人毀壇之時不同其惡。獲免虎害。

昔阿育王崩。諸臣欲立太子以紹王位。有一大臣名阿㝹(音耨)羅地。曰。阿育大王擔捨滿十萬億金。作諸功德。少四億。太子封藏不與。王捨閻浮提地

以施佛法僧。欲以滿足。今日大地皆屬三寶。云何便使太子為王。諸臣即辦四億金送寺。然後共立。如是四世。王名弗沙蜜多羅。(華言增盛友)問諸臣曰。我當作何等。令我名業久存。有臣啓王曰。先王阿育造八萬四千如來之塔。復興種種供養。名德相傳。無有斷絕。王曰。先王有大威德。能辦此事。我不能作。更思餘事。有一臣曰。有二種法。名傳不滅。一者作善。二者作惡。先王造塔。今王壞塔。二俱不朽。王乃從之。即興四兵。往詣寺舍。先至鷄雀寺。中門前有石獅子。即作獅子吼。王聞驚怖。還入城中。如是再三。呼諸比丘問言。我壞塔房。何等為首。比丘答曰。並不應行。必不得已。寧壞僧房。勿壞塔也。王即殺害比丘。壞諸塔寺。至婆伽羅國。又復唱言。若有沙門頭者。賞之千金。此國有一羅漢。化作多比丘頭。傳與百姓。送往請金。王之庫藏金寶竭盡。後知羅漢。倍復瞋怒。羅漢入滅盡定。王往殺之。終不能得。以滅盡定力。不傷其體。如是漸進至塔門邊。塔神曰。有蟲行神。先求我女。我不與之。今為護法。即呼蟲行共立誓言。卿伏此王。勿壞正法。以女妻卿。時蟲行神往南方海中排擲(他浪切)大山。推笮(音責)王上及四兵衆。無不死盡。

嘉言

(儒)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苟怠惰偷懦之為安若者必危苟情詭之為樂若者必滅○酒之為物傷性敗德○虢嗜滋味玩味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猶有迷不復終當人鬼同誅○衆人之宴安放肆偷惰百殃並集○嗜酒者窮餓之始也嗜欲者潰腹之患也○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殘生之本○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殘性命以斧斤○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崇好優游耽嗜麴糵以啣杯不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嗜欲○貪心害已利口傷身○閒居慎勿說無妨纔說無妨便有妨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君子莊敬日嚴安肆日偷

(釋)自破淨戒破他淨戒如是罪惡無量無邊○若毀犯禁戒現世惡名聞為人所輕賤命終墮惡道○五戒不持人天路絕○酒為放逸之門大聖

知其苦本。肉是斷大慈之種。大聖知其殺因○常飡酒肉。恒食葷辛。善神捨衛。惡鬼交侵○前生不持戒。人面而畜心。汝今招此咎。怨恨於何人○貪財愛淫欲。心惡若豺狼。地獄如箭射。極苦若為當。

(道)僧道出家。纔入道場。逆料施利多少。加減法事。或醉酒飽肉。畜妻私索。如此等類。歷劫不赦○若有人持戒。朝為夕替。自貽其殃○若人破戒者。見世遇三灾○凡人違犯經戒。皆奪筭○嗜酒食肉。好食辛穢者。見世生百病○身為餓鬼。循歷鑊湯。燒鐵為丸。飢則當食。以報破齋違戒之罪○不得其容。動作必凶○躭滯聲色五味。積集愆尤。生逢禍難。死受酸辛○凡人有過。小則奪紀。大則奪筭○道法於人不等閒。思量戒行徹心寒。千年鐵樹開花易。一日酆都出世難。

## 感應

宋。南城縣陳氏子謙。字德光。始為士人。後出家削髮。法名體謙。素不檢。嗜酒及色。既為僧。故態不少悛。雖居報恩光孝寺。而常常在家。且竊污比鄰婦女。外間盡知之。謙處之自若。至於酣酒食肉。特其小小者耳。乾道末年。

染疾亦甚困篤夢被追到冥府。主者公服怒坐責之曰汝口誦般若而身犯戒律。死有餘罪。叱獄卒械之。謳稽顙謝過。竟不許。驚寤鶚悸。與人言所見曰。悔無及矣。旬日死。

宋。武城之東普光寺行童元暉。近村王氏子也。既作僧。為街坊化主。嗜酒不撿。一意狎遊。年二十五歲。得疾甚惡。還其家困臥。閱一寒暑。忽昏不知人。舉室環泣。少頃。仰首長鳴。頓仆于下。聞其所苦。稍能言。曰。腰脊之下尾骨痛不可忍。呼瘍醫孔彥璋視之。乃短驢尾。自皮膚間屈出。父畏醜狀。宣播。急掩其衣。痛愈切。復裸以示人。然後止。明日長尺許。又明日遍體生毛。首面已肖驢形。數日後蹄鬣俱備。兩耳翹翹然。哮吼悲鳴。四肢據地卓立。儼成真驢。家人議欲殺之。寺僧云。不可。此天所以示戒。彰其惡報。以懲後來。如殺之。是逆天背理。將為君家不利。於是畜于廐中。而弗施羈勒。驢嘶吼不已。且亂齧人。試舉鞍置前。則聳耳以待。若有喜意。負重致遠。能日行二百里。凡十年方死。

宋。南城橋寺龍王堂僧德堯。姓張。未嘗懺戒持念。而處已殊猥下。昧然酒

肉徒耳。嘗赴人家齋供。初品餈羮食之無餘。旋覺兩眼癢澁。摩擦不已。少焉酸餡至前。他人既舉筯。此僧獨昝昝弗顧。主人意其飽。語之曰。大師雖飽。強食一枚亦佳。答曰。所下何物在何處。鄰坐者為執置掌中。亦不以向口。視其瞳子。略無晶光。問其故。曰。眼前全黑暗。不知身之所在。至不能辨黑白。寺僮掖以歸。雙眸空存。不覩一物。呼醫療之。言不可治。或教使曉夕稱誦觀世音菩薩。且入懺堂自悔前過。冀有復明之理。然卒不能從其言。終身為盲瞽云。

宋黎道姑者。不知何許人。明道元年。來武當山結草庵。常閉戶晏坐。畏與男女遊從。但舉手指心。不發一語。居兩歲。嘗出行山。忽若有所思。自此方寸錯亂。起居言語與昔時不同。數往山下人家。酒肉淫泆。無所不為。一夕五龍觀主鄧法師。夢黎來方丈稽首禮拜。云某居山下不合妄起塵心。觸犯上聖。明日當墮畜類。入觀門為驢。負重望慈悲顧卹。鄧未及言而覺。亟遣道童詢之。還報云。黎姑昨夜狂走山中。作驢鳴數聲。至夜死於七星坡下。鄧驚異。集其徒告以夢。俄頃磨下報四更時産一牝驢。即率衆往視。驢

赴前如迎候然鄧拊其背諭以隨業領受即點頭伏地五年復夢其來謝曰受罰負重千日今已滿足來日當受生人世乞以遺軀赴屠分割不然即為人不得全肢體矣至旦驢已死乃如其請刳剝焉

宋雲頂山慈雲寺主僧審言性貪鄙欺隱本寺施財飲酒食肉畜養妻子無所不為僧衆稍孤潔者必遭凌辱一旦疾篤自言見空中繩懸一石曰有鼠齧之繩斷正中其心大叫氣絕久而復蘇如此數十度竟卒逾年寺下村中牛生一犢腹下分明有審言二字

唐姚待梓州人常持金剛經并為毋造經一百部忽有鹿馴戲見人不驚犬亦不吠遂巡自去有人宰羊呼待同食食了即卒忽有追者引去見一城門上有扁額遂令入見王王呼何得食肉待云雖則食肉此先持經王稱善曰既能持經何不斷肉計爾昔日持經之功當壽九十歲死登忉利天今爾破戒止四十五歲死後受地獄苦若能虔精改過猶得少減苦趣遂得復生

昔迦羅奈國有婆羅門華言淨行子名曰執持受佛禁戒無所違犯執持久後

到他國中見人殺盜婬便貪愛之見人好惡便論道之見飲酒者便欲追之無一時定便自念言悔受戒誓當以還佛即詣佛所言前受五戒多所禁制不得從意佛法尊重非我凡類所能恭事罷可得否佛默然不應言未絶口即便有自然鬼神持鐵椎扣執持頭復有鬼神脫其衣裳鉤其舌者有婬女鬼刀割其陰有鬼洋銅澆其口前後左右皆諸鬼競來分裂取其血肉而取食之又有自然之火焚燒其身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諸鬼急持不令得動佛見問曰汝今云何執持口噤不能復言但手自摶佛以威神救度執持諸鬼神王見佛世尊各立一面於是得蘇便起叩頭前白佛言我身有五賊牽我入三惡道坐欲作罪違負所受願佛愍我從今改往修來奉受戒法持月六齋歲三長齋燒香散華懸雜旛蓋供事三寶不敢復犯佛言汝今所言是為大善汝若眼見自作自得非天授與

昔時有六十初發心菩薩共到佛所五體投地禮足已於地未起悲啼雨淚向佛合掌而作是言善哉世尊我等業障願分別說令我等心自清淨勿復更造佛告彼菩薩言諸善男子汝等過去於拘留孫如來教中出家

學道既出家已住於禁戒於戒放逸住於多聞於多聞放逸於頭陀功德皆悉損減於時有二法師比丘汝於彼所誹謗嫉欲為多利養名聞因緣於彼親友施主之家嫉妬慳貪於二師所親友檀越汝復破壞離散兩舌毀辱令生疑惑不生信心信不具足說非善事時二法師所有衆生心生敬信隨順之者令彼等輩斷諸善根作諸障礙汝等以此業障礙故遂於六十二百千歲墮於阿鼻(華言無間)大地獄中復於四萬歲墮於活地獄中復於二萬歲中墮黑繩地獄中於八百千歲墮熱地獄汝於彼處捨命已後還得人身於五百世中生盲無目以業障故所生之處一切暗鈍忘失本心善根閉塞少於威力衆皆捨棄恒被欺凌為人憎惡毀呰誹謗常生邊地貧賤之處下種姓家少利養少名聞不為他人恭敬供養亦不尊重人所不喜衆所厭惡汝等從此捨身命已於後五百歲中正法滅時還生於惡國惡人之處下種姓家貧窮下賤被他誹謗忘失本心所作善根常有障礙雖暫遇明還被翳暗汝等於彼五百歲後一切業障爾乃滅盡於後得生阿彌陀極樂世界時彼如來方授汝等阿耨菩提(華言無上正覺)記

唐東宮右監門兵曹參軍鄭師辯年未弱冠時暴疾死三日而蘇自言初有數人見收將行入官府大門見有囚百餘人皆重行北面立凡為六行其前行者形狀肥白好衣服如貴人後行漸瘦惡或著枷鎖或但去巾帶連袂兵守之師辯至配入第三行東頭第三位亦去巾帶連袂辯憂懼專心念佛忽見生平相識僧來入兵圍內兵莫之止因至辯所謂曰平生不修福今忽如何辯求哀請救僧曰吾今救汝得出可持戒耶辯許諾須臾吏引入諸囚至官前以次訊問至門外僧授五戒用瓶水灌其額謂曰日西當活又以黃帔一枚與辯曰披此至家褺音疊置淨處仍示歸路辯披之而歸至家褺帔置床角上既而目開身動家人驚散謂屍欲起惟母不去問曰汝活耶辯曰日西當活辯意時疑日午問母母曰夜半方知死生相違晝則夜反既至日西能食而愈猶見帔在床頭及辯能起帔形漸滅而尚有光七日乃盡辯遂持五戒後數年有人勸食豬肉辯不得已食一臠是夜夢己化羅剎爪齒各長數尺捉生豬食之既曉覺口腥唾出血使人視之滿口盡是凝血辯驚不敢復食肉又數年娶妻妻家逼食後乃無驗然

而辯自五六年來遍身患瘡潰爛臭穢醫不能愈人皆以為破戒之報
宋蔣小德江陵人也為岳州刺史朱脩府中聽事典吏少而信佛勤謹過人脩大喜之始有法事輙令典知其務後經數年得病而死夜三更將殮復蘇活言有使者稱王命召之小德隨去既至王曰君精勤小心虔奉大法帝勅旨以君專至宜速生善地而君筭猶長故令吾特相召也君此後將受天中快樂小德喜諾王曰君且宜還家付託後事及作功德可速為之七日復來也小德受言而歸路由一處有小屋殊陋弊逢新寺難公於此屋前既素識且相問訊難云貧道自出家來未嘗飲酒旦就蘭公蘭公苦見勸逼飲一升許被王召用此故也貧道若不坐此當得生天今乃居此弊宇三年之後方得上耳小德至家欲驗其言即夕遣人參訊難公果以此日於蘭公處醉卧至夕而亡小德既愈七日內大設福供至期奄然而卒

宋沙門智達者益州索寺僧也行同流俗而善經唄年二十三宋元徽三年六月病死身暖不殮遂經二日稍還至三日旦而能言視自說始死之

時見兩人皆著黃巾袴褶一人立於戶外一人徑造床前曰上人應去可下地也達曰貧道體羸不堪涉道此人復曰可乘輿也言卒而輿至達既升之意識怳然不復見家人屋宅及所乘輿四望極目但覩荒野途經艱危登頓勞倦不得休息及至見朱門墻闥甚華達入至堂下堂上有一貴人朱衣冠幘據高床坐姿貌嚴遠甚有威容左右兵衛百許人皆執刀劍列直森然貴人見達乃斂容正色謂曰出家之人何宜多過達曰有識以來不曾作罪問曰誦戒廢否達曰初受具足之時實嘗習誦比逐齋講恒事轉經故於誦戒時有虧廢復曰沙門時不誦戒此非罪何為可且誦經達即誦法華三契而止貴人勑二使曰可送惡地勿令大苦二人引達出門行數十里稍聞轟磕鬧聲沸騰而前路轉暗次至一門高數十丈色甚堅黑蓋鐵門也墻亦如之達自心念經說地獄此其是已乃大恐怖悔在世時不修業行及大門裏鬧聲壯烈靜聽方知是人叫呼之響門裏轉暗無所復見時火光乍滅乍揚見有數人反縛前行後有數人執叉叉之血如流泉其一人乃達從伯母彼此相見意欲共語有人曳之殊疾不遑得言

入門二百許步。見有一物形如米囷。可高丈餘。二人執達擲置囷上。囷裏有火焰燒達身。半體皆爛。痛不可忍。自囷墜地。悶絕良久。二人復將達去。見有鐵鑊十餘。皆煮罪人。人在鑊中隨湯出沒。鑊側有人以叉刺之。或有攀鑊出者。兩目沸凸。舌出尺餘。肉盡糜爛。而猶不死。諸鑊皆滿。惟有一鑊尚空。二人謂達曰。上人即時應入此中。達聞其言。肝膽俱喪。乃請之曰。君聽貧道一得禮佛。便至心稽首。願免此苦。伏地食頃。祈悔特至。既而四望無所復見。惟覩平原茂樹。風景清明。而二人猶導達行。至一樓下。樓形高小。上有一人裁得容坐。謂達曰。沙門現受輕報。殊可欣也。達於樓下。忽然不覺還就其身。自此齋戒逾堅。禪誦彌固。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阿難(華言慶喜佛弟子名也)着。衣持鉢。入城乞食。見一餓鬼。身如燋柱。腹如大山。咽如細針。又復生盲。為諸烏鷲鵰梟所啄。宛轉自撲。揚聲叫喚。無有休息。爾時阿難問餓鬼言。姊妹。汝於先身造何業行。受如是苦。餓鬼答言。有日之處。不須燈燭。世有如來。汝可自問。爾時阿難尋往佛所。白佛言。世尊。我於向著入城乞食。見一餓鬼極受苦惱。

不可稱計。向佛如來具說事狀。不審世尊彼餓鬼者宿造何業。受此報耶。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刧中波羅柰華言江遶城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將諸比丘遊行教化。到鹿野苑中。時有女人。身抱懷妊。見佛世尊。甚懷敬信。足滿十月。生一女兒。端正殊特。人所敬仰。年漸長大。往詣佛所。聽佛說法。心懷信敬。還歸家中。白二親言。惟垂哀愍。聽我出家。父母固遮。不能令止。遂便出家。作比丘尼。時父母為此女故。造僧伽藍。又請諸比丘尼共住寺中。時長者女於戒律中有少毀犯。諸比丘尼驅令出寺。心懷慚愧。不能歸家。寄住他舍。生大瞋恚。便作是言。我自有舍。止住其中。今者云何反更驅我。自用住止。即便向彼長者居士。說諸比丘尼種種過惡。狀似餓鬼。不自生活。但仰百姓。使我受身。莫見此輩。作是誓已。其後命終。墮餓鬼中。今得生盲。

元。僧奕休庵。撫州人。早歲遊淮甸燕京五臺。値歲饑。附商船抵明州。客天童山。衩懷衲。日一飡。夜不寢。儼有古德之風。奉化上雪竇虛席。衆削牘請為住持。奕欣然携一笠而去。坐方丈。掌其金穀。不周歲盡變平昔所為。向

之壞衲。今已輕裘。向之一蔬。今已列鼎。左右稍有犯。必瞋怒自起撲之。犯者仆地。用拳舂脚搗。待氣伸心暢始休。既而盡括常住羨餘。就鄞城貿民房易為庵而居。日以資生為事。與竹林寺僧爭屋訟于官。對理不直。牢死。臨終張目謂人曰。勿用敲朴。我自償還。

宋良禪師。靖州人。揚岐會下尊宿。有小師犯戒律。臨終入惡道。其母夢其子銜恨於師曰。皆父師不能導我為善。致受是苦。其母以是夢告於良。良亦未之信。龍圖徐禧德占。是時為布衣。嘗叅於良。德占俄夢入一官府。兵吏斧鉞森列。左右熟視之。乃良禪師坐於庭下。鬼卒以杵撞其背。號叫震裂。復見其小師枷鎖杻械。蹲踞甚側。德占問守閽吏曰。二僧何罪。吏曰。老者乃少者之師。以其師平時不能訓導。縱令破戒。故師之罪特重耳。此猶生報。後七日與弟子同墜無間。斯為大苦。德占夢覺。遂詢良之所以。乃云數日來背痛如擊撞。藥不可療。七日果卒。德占嘗述夢大書于分寧諸刹之壁。

昔佛在支提國。跋陀羅婆提邑。是處有惡龍。名菴羅婆提陀。凶暴惡害人。

無人得到其處象馬無能近者乃至諸島不得過上秋穀熟時並皆破滅
時有長老莎伽陀羅漢比丘遊行支提國漸到跋陀羅婆提邑過是夜已
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時聞此邑有惡龍凶暴害人鳥獸及破滅秋穀
聞已乞食到菴羅婆提龍住處衆鳥樹下敷坐具大坐龍聞氣即發瞋恚
從身出烟長老莎伽陀即入三昧以神通力身亦出烟龍倍瞋恚身上出
火莎伽陀復入火光三昧出火龍復雨雹莎伽陀即變作優鉢羅華瓔珞
薝蔔華瓔珞等如是等龍所有勢力盡現向莎伽陀皆不能勝即示威力
莎伽陀知龍力盡不能復動即變作細身從龍兩耳入從兩眼出已從鼻
入從鼻入已從口中出在龍頭上往来經行不傷龍身爾時龍見如是事
已心即大驚怖毛竪合掌向莎伽陀言我歸依汝莎伽陀答言汝莫歸依
我當歸依我師佛龍荅言我從今歸依三寶知我盡形作佛優婆塞華言清信
士是龍受三自歸依作佛弟子已更不復作如先凶惡事諸人 及鳥獸皆
得到所秋穀不傷名聲流布諸國皆知長老莎伽陀能降惡龍折伏令善
因莎伽陀名聲流布諸人皆作食傳爭請之是中有一貧女人信敬請得

沙伽陀是女為辦酥乳糜食之女人念思惟是沙門噉是酥乳糜或當冷發便取似水色酒持與沙伽陀沙伽陀不看便飲飲已為說法便去過向寺中爾時酒勢便發近寺門邊不覺倒地僧伽梨衣漉水囊鉢杖等各在一處身在一處醉無所覺佛與阿難行到是處見是比丘知而故問阿難此是何人答言世尊此是長老沙伽陀佛即語阿難是處為我敷座辦水集僧阿難受教敷座辦水集僧已白佛言僧已集佛即洗足坐已問諸比丘汝等曾見聞有龍名庵羅婆提陀凶暴惡害先無有人到其住處乃至鳥獸無能到上秋穀熟時破滅諸穀沙伽陀能折伏令善鳥獸得到泉上比丘答言是中無有曾見聞者佛語諸比丘於汝意云何此善男子沙伽陀今能折伏蝦蟇不答言不能佛言今後若言是我佛弟子者不得飲酒乃至小草頭一滴亦不得飲佛種種呵責飲酒過失已因此比丘便制不飲酒戒

昔佛在世時有國王號名揵陀奉事婆羅門婆羅門居在山中多種果樹時有擔樵人毀其果樹婆羅門見之便將詣王所言是人無狀殘敗我

果樹。王當治殺。王敬事婆羅門。不敢違。即為殺之。自後未久有牛食人稻。其主逐捶。折其一角。血流滿面。痛不可忍。牛遥到王所。白言。我實無狀食此人少稻。今折我角。主亦追到王所。王曉鳥獸語。王語牛言。我當為汝殺之。牛即報言。今雖殺此人。亦不能令我不痛。但當約勅。王便感念。言我事婆羅門。但坐果樹。令我殺人。不如此牛。今事此道。復不免生死。何用此道。便到佛所五體投地。為佛作禮。願受五戒十善。佛言布施持戒。現世得福。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其德無量。後生天上。王歡喜得須陀洹。華言預流阿難白佛言。此王與牛。本何因緣。佛言乃昔拘那含牟尼佛時。王與牛為兄弟。作優婆塞。共持齋戒。一日一夜。王守法精進。不敢懈怠。壽終外天上。壽盡下為國王。牛時犯齋夜食。後受其罪。罪畢復作牛。五百世尚有宿識。故來開悟王意。牛後七日壽終。上生天上。佛言。四輩弟子。受持齋戒。不可犯也。

唐長安普光寺僧明解者。姓姚氏。性聰敏。琴詩書畫。為時獨絕。每欣俗絹。不樂道門。殢酒荒情。顯慶三年。帝造西明寺成。勅靈潤法師擇人居之。時有寀案數人。共薦明解。潤法師曰。公等宜求戒定慧學。增長福田。何乃酒

客畫師。以當洪寄。泰家愧退。明解懷憾。俄而帝徵四科。不閑道俗。明解應詔自舉。射策升第。喜不自勝。遂乃歸俗。頗有餘言。未幾。染疾。見數十人執猛炬迎明解。明解大怖。言未終而卒。是年八月也。後託夢相州淨土寺僧智整。曰明解宿無福業。不遵內教。今受大罪。非常飢乏。儻有故人之情。頗能惠一飡否。智整許諾。及寤。遂為設食。至夜纔臥。即見明解來愧謝之。逾二年。又託夢於畫工張生。曰我以不信佛法。今受大苦痛。努力與我寫三二卷經。執手慇懃。賦詩言別。教畫工讀十八遍。令記之。寤乃憶其詩。曰。握手不能別。撫膺還自傷。痛矣時陰短。悲哉泉路長。松林鵶野吹。荒隧落寒霜。言離何以贈。留心內典章。其畫工素不識字。乃倩人錄。以示明解知友。皆曰是明解文體。不惑見聞者莫不惻然哀感。

嘉言

【儒】利心專則背道。私意確則滅公。○人多驕肆。負債不償。骨肉紛爭於家。細民謗讟於道。

【釋】汝負我命。我還汝債。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生死。○債負之殃咎。植

三報之苦果○欠負他人錢蹄穿始惆悵○今日如許貧總是前生做今
日又不修來生還如故○債負宿殃未時須受○貧富交殊債負相遣舉
貸觝拒業結恒隨心無悔償苦報何疑墮斯惡道長夜無歸。
(道)見世為牛馬六畜者從負諱抵債中来○劫賊相逢攘奪財物從負債
不還中来○借貸元是施恩不還却成冤結既受地獄苦報又為異類償
還○借貸不還罪三官大陰水官考吏主之○借貸不還死受殃對。

## 感應

唐嶺南從事盧傳素寓居江陵元和中嘗有人遺一黑駒初甚蹇劣傳素
豢養歷三五年稍益肥駿傳素未從事時家貧薄矻矻乘之甚勞苦然未
嘗有銜蹶之失傳素頗憐之一旦傳素因省其皂棧偶戲之曰馬子得健
否黑駒忽人語曰丈人萬福傳素驚怖却走馬駒又曰阿馬雖畜生身有
故須曉言非是變怪乞丈人少留傳素曰爾畜生也忽人語必有冤抑之
事可盡言也黑駒復曰阿馬是丈人親表甥常州無錫縣賀蘭方玄小字
通兒者也丈人不省貞元十二年使通兒往海陵賣一別墅得錢一百貫。

時適兒年小無行。被朋友相引狹斜處破用此錢略盡。此時丈人在遠無奈適兒何。其年適兒病死。冥間了了為丈人徵債甚急。平等王謂適兒曰。爾須見世償他錢。若復作人身。待長大則不及矣。當須暫作畜生身。四五年間方可償也。適兒遂被驅出畜生道。不覺生江陵群馬中。即阿馬今身是也。阿馬在丈人櫪于茲五六年。其心醒然。常與丈人償債。所以竭盡駑蹇。不敢居有過之地。亦知丈人憐哀至厚。阿馬非無戀主之心。然計傭五年。而畜生之壽已盡。後五日當發黑汗而死。請丈人速將阿馬貨賣。明日午時丈人自乘阿馬出東棚門。至市西北角赤板門邊。當有一胡軍將問丈人買此馬。丈人但索十萬。其人必酬七十千。便可速就之。言事訖。又曰。兼有一篇留別丈人。乃驤首朗吟曰。既食丈人粟。又飽丈人芻。今日相償了。永離三惡途。遂奮迅數遍。嘶鳴齕草如初。傳素更與之言。終不復語矣。其所言表甥姓字。盜用錢數年月。一一無所差。傳素深感其事。明日試乘至市。角果有胡軍將懇求市。傳素徵驗之。因賤其估曰六十緡。軍將曰。郎君此馬直七十千以上。請七十千易之。亦不俟試水草也。傳素載其緡歸。

四日復過其家見胡軍將曰嘻七十緍夜來累發黑汗斃矣
唐有崔君者貞元中為河內守崔君貪而刻河內人苦之嘗於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數鎰而竟不酬其直寺僧亦以太守終不敢言未幾而崔君卒於郡是日寺有牛產一犢而其犢頂上有白毛若縷出文字曰崔某者寺僧相與觀之且歎曰崔君嘗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還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家聞之卽以他牛易其犢既至命翦去文字已而更生引至其家雖豢以芻粟卒不食崔氏且以為異亦竟歸其寺焉
宋京師婦人夏二娘死經年見夢其子杜生曰我在生時欠東坊王家錢十二貫南坊陳家錢三十四貫坐謫為王氏驢而鬻於陳王氏所得價錢償已足而陳未也曰與之負麥然一往還纔直三十八錢計今日以外尚欠十八千非兩年不可了吾昔瘞銀百餘兩於堂內戶限下可發取以贖我其子問以何為記曰明早從南薰門入一騾家先行別又一驢次則我汝來時我自舉頭視汝杜生寤掘地得銀徑詣南薰門待之果遇麥馱聯翩来第三者仰頭相視杜泣欲牽以歸陳氏之役曰此吾主家物汝何為

者杜曰吾母也當還原價以贖其人不許相與忿爭廂官録送府府尹叩其說命引驢至前謂曰果是汝子可嘶其括應聲而然尹與之時劉豫監京師尹具以白豫呼入殿庭復謂之曰能舉前兩足搭子肩上則信矣應聲亦然豫嗟異良久欲為官給錢杜拜曰若不償恐母債不得釋頓自出錢而丐驢歸豫許焉杜補一室謹事又二年乃死

宋廣陵有王氏老姥嘗貸西谿浩氏束帛不償病數月忽謂其子曰我死必生西谿浩氏為牛子當尋而贖我腹下有王字是也頃之遂卒西谿者海陵之西地名也其民浩氏生牛腹有白毛成王字其子尋而得之以束帛贖之而去

唐建安縣令常有柔家奴執轡年二十餘病死有柔以其勤頗念之忽夢奴云我不幸而死尚欠郎君四十五千地下所由令更還作畜生以償債我求作馬兼為異色今已定也其明年馬生一白駒而黑目駿逸異常馬後數歲馬可直百餘千有柔深歎其夢不驗頃之裴寬為採訪以有柔為判官寬見白馬求市之問其價直有柔但求七十千寬因受之有柔云此

奴尚欠十五千。當應更來。後數日。寬謂有柰曰。馬是好馬。前者付錢。深恨大賤。乃復以十五千還有柰。其事遂驗。

唐軍吏吳宗嗣者。有吏陳益從貸錢二十萬。月計利息。一年後不復肯還。求索不可得。宗嗣怒。召而數之曰。我前世負爾錢。我今還矣。爾負我。當作驢馬還我。因焚券而遣之。逾年。宗嗣獨坐廳事。忽見陳白衣而至。曰。某來還債。宗嗣曰。已焚券矣。何為復來。陳不荅。徑之廄中。俄而廄人告馬生白駒。使詣吏舍問之。云死已翌日矣。駒長賣之。正得所欠錢。

唐時長安張高者。轉貨於市。資累巨萬。有一驢育之久矣。元和十二年秋八月高死。死十三日。妻命其子張和乘往近郊營飯僧之具。出里門。驢不復行。擊之即卧。乘而鞭之。驢忽顧和曰。汝何擊我。和曰。吾家用錢二萬以致汝。汝不行。安得不擊也。然甚驚。驢又曰。錢二萬不說。汝父騎我二十年。吾今告汝。人道獸道之倚伏。若車輪然。未始有定。吾前生負汝父力。故為驢酬之。無何。汝飼吾豐。昨夜汝父就吾筭。侵汝錢一緡半矣。汝父嘗騎我。我固不辭。吾不負汝。汝不當騎我。汝強騎我。我亦騎汝。你我交騎。何劫能

止。以吾之肌膚不啻直萬錢也。只負汝一緡半。出門貸之人酬亦爾。然而無的取者。以他人不負吾錢也。麩行王胡子負吾二緡。吾不負其力。取其緡半。還汝半緡充口食。以終驢限耳。和牽歸以告其母。母泣曰。郎騎汝年深。固甚勞苦。緡半錢何足惜。將捨債豐秣而長存乎。驢擺頭。又曰。賣而取錢乎。乃點頭。遂令貨之。人酬不過緡半。且無敢取者。牽入西市麩行。逢一人長而胡者。乃與緡半易之。問其姓氏。曰王。自是連雨數日乃晴。和覘之。驢已死矣。王竟不得騎。又不負之驗也。

唐開成初。東市百姓喪父。騎驢市凶具。行百步。驢忽語曰。我姓白。名元通。負君家力已足。勿復騎我。南市賣麩家欠我五千四百錢。我又負君錢數如之。今可賣我。其人驚異。即牽行。旋訪主賣之。驢甚壯。報價只及五千。及詣麩家。乃還五千四百。因賣之。兩宿而死。

唐大中末。信州貴溪縣乳口鎮。有童安玗者。鄉里富人也。初甚貧窶。與同里人郭珙相善。珙嘗假借錢六七萬以助經販。安玗後遂豐富。及珙徵所借錢。安玗拒諱之。珙焚香告天曰。童安玗背恩忘義。借錢不還。儻神理

難誣頤安玗死後作牛以償其詞甚懇若安玗亦紿言曰某若實負郭珙錢頤死作一白牛以償珙債未逾月安玗死死後半年珙家牸牛生一白牯犢左肋有黒毛作字曰童安玗歷歷然遠邇聞之觀者雲集珙遣人告報安玗家玗妻子幷親屬等往視之大以為恥厚納金帛請收贖之郭珙憤其欺負終不允許以牛母幷犢別欄餵飼安玗家率童僕持白梃刼取珙多置人守禦竟不能獲

唐崔寓清河太師安潜之後父時光啓年至鄭州尋親乃值淮西不靖不歸輦下遂至湘遍歴艱難多行惻憫長沙中有主店人封八郎從崔借銅錢一百千因循不還崔亦不迫促乃至十餘年一夕崔宅忽聞扣門甚急伺之不見有人如是再三崔纔寐夢與八郎坐說欠負事俄有青衣使持牒申言曰封某負銅錢一百千為馬十五年封自坐化一紅騟馬跳躍嘶鳴下堦望廐而去崔未覺聞僕者報馬生一紅騟駒自後崔乘十五年無起卧驚蹶之苦他人馳驟必擺頓蹶失或羈絆偶脫長途縱逸盡力追隨無計而得崔每呼封八郎即泯耳低頭而歸於廐中

唐荆南有富人崔導者。家貧乏，偶種橘千餘株。每歲大獲其利。忽一日有一株化為一丈夫，長丈餘。求見崔導。導初怪之，不敢出。丈夫苦求見。導遂出見之。丈夫曰：我前生欠君錢百萬，未償而死。我家人復自欺，君乃上訴於天。是以令我七世為橘，計傭於君，僅能滿耳。今上帝有命，哀我族屬，復我本形。兼我自省前事，止如再宿耳。君幸為我置一樊廬，我自耕鑿，以卒此生。君仍盡翦去橘樹，端然守常，則能自保。不然，則天降禍矣。何者？昔百萬之資，今已足矣。導大驚，乃皆如其言。即為葺廬，且盡伐去橘樹。後五年而導卒，家復貧，其人亦不知所在。

唐桂州延齡寺僧延遇，俗姓黄，名亮，未作僧時，西南城外界子所居。土名絨纜渡，同集居人立一義社。亮為社長，每遇春秋時祭三王乞福，甚有感應。歲久，亮乃用過衆錢十二千。遇祭時，筭其錢，重立誓曰：若私用錢者，後身當為畜類。亮因秋祭大醉，喧於廟庭，指射其錢而散，歸迷其路，宿于草野。至三鼓時，有神喝曰：天符下黄亮，用過錢一十二千，可為虎一十二年。遂脱其衣服，以皮令二鬼攏挾而行。由是村落提猪犬之屬，並依二鬼所

使。每日或食草穢泥土。或食蝦蟇蚊蚋。數年後。有鄰人於溪水傍見其在水中浴。但露入首而與語曰。我為虎尚欠三年。爾勿懼我。我不害爾。我為誣罔神明。使過衆人布施錢。今別無奉酬。來日於此樹下。輟所食豘以奉。遂化虎而去。鄰人志其言。來日果往樹下取其豘。乃見一少年伏地。衣裳損破。久而方甦。言被一虎曳來於此。鄰人詳之。後年限滿。夜遇一僧。衣帔頭毛雪色。持錫斷其腦骨。遂退皮解毛落。戒曰。汝便為僧。脩其福田。慎勿違犯齋戒。為僧之後。散聞衆生。則盡刼不復入身矣。時一鬼相隨。亦稽首白云。願乞度脫。僧乃受以三歸五戒。而後見其身為人。寐於草莽間。身體垢膩酸疼。赤躶無衣。妻子驚歎。將衣隔戶抛與。親識鄉里畢集。言為虎之日。嘗見人之形。以為獸之形。而擒之。誤有驚動土地。決鐵杖一百。後患左手大指伸縮不得。又言為虎時。夜至慕化縣。食一不孝子。被里人骸逐打損前脚大指。後入延齡寺。見白衣菩薩。發願化人。修殿。揭笊籬於桂林市。三十餘年。俗號黃大蟲。天成中方卒。

宋董中正。宿州高貲人也。邢州僧懃演者寓於宿有年矣。畜鏹千餘萬。

寄於董室其後僧病且死錢遂沒于董氏治平三年春中正病亟大呼曰邢州不須訶詆待我還爾錢數日卒其長男爲符離衙校既殯父即日得病信宿遂恍惚云邢州就我父索錢有人監督甚急乞少緩詎敢誑讕也既而又死宿有樂人張遂自岱岳回出徐州界張弓手店見衙校者躍馬而來問何之曰大人有少緡錢爲券約不明我今從往兖州對辨若婦可至我家言我甚安道中不暇作書也張至宿詣董宅將道其事方知董之父子皆已死矣

宋陳堯咨之姪婦十七而有家十八而守寡蜀人以陳堂前稱之七世不分業家養山鵲一隻日有携山鵲來鬭者陳之鵲常勝以此多獲利物而致富後一日忽鵲死堂前夢鵲作人言云我前世負君債今日還君尚有餘欠不幸被某人者偷以針刺我遂殞命於一針之間堂前哀其死感其有力於我遂以金葉造匣瘞之陳之子孫後皆顯宦

唐史無畏嘗從張從真借千緡射利數歲不還從真偶遭刼并火遂請無畏曰從真欲周急固不敢望爾千緡見還只一二百千相濟可也無畏直

詆諦曰持券来還你從真怨怒告天雷電霹靂無畏立變為牛腹下朱
書負心人史無畏經旬而卒

宋長樂鄉人有婢名春一日有粥未喫置於竈前為豬竊食春以火杖打之豬竄于山至夜不歸大家不知夜夢舊識在山叢間謂曰我欠汝錢五百作豬以償飢食春粥治我太甚煩汝作主大家明早訪巖石間得豬而歸問春果爾乃命家人董善飼之越二日豬死賣錢止于五百與所欠之錢適合

宋瑞州李節推存日有掌庫人涑某盡盜庫所有千緡節推以其無可責償置之一夕夢涑某衣皂衫拜于庭曰吾負主翁債今在易藍莊其佃家交付盡償之矣旦則聞涑某死而易監莊生一牝犢後十五年其牛母子凡生三十餘犢其直幾千餘緡

宋南劍州沙縣俞墩為監鎮養一白馬極愛之數年後忽作歎息聲廐僕陸老叱曰畜生為妖馬作人語曰我欠主人債分當為馬以償但騎坐不數俸祿過焉使我愧感僕驚告主聽之無聲怒僕之誕三杖其背至暮供

料叱曰妖物累我受杖馬復曰赤身露體豈敢對主人發語僕復告主設
罡咒乃出聲作人語如前俞曰爾爲誰曰張三七也俞惻然思之曰我不
復汝索矣馬曰主人未勾簿則冥間籍不除俞取簿勾之且備楮錢同簿
祝而焚之馬數躍而死時德祐甲戌年也

宋呂保相文德招一士爲館賓罷齋歸借馬於呂呂與之騾騾至士家不
食作常人語僕聞其言曰我欠呂相公錢初不欠你錢僕以告士士至夜
親往聽之果然士聞以衣衿蒙眼奇與鬼神接語遂蒙眼而問之曰爾何
人答曰我棗陽軍木巷黄油昨欠了呂相公油錢初不欠你錢士往告呂
呂恍然記二十歲時有黄油欠油錢二十千後忘索焉騾歸復食如故

宋廬陵北鄉有民豢猪母多年者厭其老而鬻之有屠者償價十一千主
人堅欲十二千是夕其妻夢一皂衣人蓬頭垢面拜而懇曰余宿負汝債
累年相酬止少十一千五百矣何故必索十二千遂告其夫夫曰必昨日
所議之猪母也次日屠者再至增償五百遂鬻之時景定年間也

宋時澧陵江家犬母生犬雛皆能獵鬻之必返雖一二百里亦然每日成

群登山。負野獸以歸。三年大獲其利。一夕風雪。盡斃于十里外坑中。有牧者曰。昨聞十數人相語曰。江家之債。三年償足。我輩可歸矣。江悟犬亡處乃佃人吳某住基。生前欠錢百三十千。後為劫盜。里人火其居。取其土成坑也。

宋。武當山差林化士過襄陽題化。累年不歸。所化錢物。皆以非禮費盡。一夕合山人夢林歸。明日乃莊戶送一驢上山。身上毛文成林字。後於山上効役。呼其姓名即應。

宋。廬陵胡剛簡家。嘗豢一烏乳犬。肥大而剛。未嘗齧人。吠聲震隣里。其鄉社下有劉姓者。忽夢其父告之曰。吾為烏犬於胡評事東位償所適錢滿矣。可取我以歸。劉覺大恨。明日亟訪其里中熟於胡門者。具告以故。願以羊麪為禮。易回老犬。胡疑不與。劉哀懇不已。與之。犬入劉門。椀飯盂羹畢。三躍而斃。劉葬以衣棺。剛簡一日因閱其兄子進所抄日記簿。云某年某月某日。被社下劉保正以他人為名。刑害勒去見錢三貫六百。米一斗。鷄一隻。

宋。樂平縣杭橋市染工程氏夢老媼來曰。負君家錢若干。除償還外。猶欠若干。幸餘一屋。可以充數。今別君去矣。再拜而辭。既寤聞一牝牛死於空屋中。剝貨得錢如夢告之數。

宋。明州賈客王蘭。以賈販起家。積貲頗厚。其居去城數十里。性靳嗇多疑只收蓄金珠。出則自隨。酷好冶游。每入郡不肯携親僕。畏其泄語於妻也。錐館逆旅。亦不報所在。因至村店留駐。遣負擔人去。忽苦暴下。一夕而卒。主人見篋中之物富。與妻議欲告官而輸之。妻初以為然。既而言曰。官府未必公道。萬一翻謂有隱匿。且此人更無骨肉可以證明。或置我于獄。其將奈何。今神不知。鬼不覺。殆天賜我爾。不得已而為負心事。亦所以免禍也。遂舁屍投山谷中。奄有所齎。徐徐仟變買田築室。而麤衣菜食如初。未有子。明年生一男。長而俊慧。容色如琢玉。名曰玉童。生十七年。一意放浪。嘯集輕浮少年。吹笙擊毬。鬪鷄走馬。為游閑公子之態。竟死於酒色。是時父所挾不義之財。已耗太半。既殁之後。悲痛不能釋。罄力以奉僧道。無日不齋醮。及修百日供。際午。有過往僧乞食於五里外小民家。一女出語

之曰。我家人口少。造飯有數。今無餘可施。自此而西一二長者家正設齋。和尚宜便往。僧曰。小娘子何故知之。曰。我前身是客。姓王名蘭。將財本數萬貫到他店。不幸病亡。他拋棄我屍骸。盡掩我物。旋詐於陰府冥官。以不曾生壞性命。未可追攝。我乞做他兒子以取之。又分一身在此。今費蕩盡矣。尚有紅羅十匹。可指數求之。僧如言至長者門。主人謝曰。午齋過時。難以復辦。僧丐錢買衣。曰亦無矣。僧曰。十匹紅羅。豈不能捨。主人大駭。詢其来由。以女言告。奔往問之。恰十七歲矣。其人夫婦自是不念厥子。相繼皆死。血食遂絕。

昔邵武衬寺老僧鄧和尚同里有一商販鬻於湖南。至岳下與鄧遇焉。問何事而来。曰。到洪逾月矣。今日方獲少休。袒而視之。背血肉破壞。商曰。師何以嬰是罰。曰。吾平生受人經錢至多。不盡為看經。羅譴於陰府。君輩為語吾徒弟取櫃中經簿。一一招他僧償之。吾藏錢四十八貫。在臥榻高處閣板上。是以供衆也。商歸家。旋詣彼寺。鄧元不死。但抱疾已久。瘡發于背。入視與所見同。商因告以經債。和尚猶辭無錢。商曰。師所積四十八貫錢。

在臥榻閣板上。將安用。鄧愕然。遂細詢曲折。益震懼。即日盡出錢命僧畢誦懺謝殖。遂愈。

宋德興民丁六翁。與同邑陸二翁為姻家。其居隣一都。皆致力農桑為上戶。陸一弟客游他鄉。二十餘年而歸。從兄析貲產。兄靳之。訟于縣。乃盡斂金帛浮財寄諸丁氏。凡田園之在契券者。一切中分。事始息。未幾。陸索丁所藏。丁曰。君兄弟爭訟方竟。遽取物歸。萬一彰露。是自起禍端。我亦當受追逮證左之擾。且牽連獲罪矣。宜更少留吾家。徐取之未晚。陸喜謝。以為誠言。過兩歲。復扣之。則讕(音蘭)詞抵觸曰。君蓋戲我。安得寄槖如是。無片文隻字可憑。盍理于有司。陸雖知丁已萌掩有之志。念終不可宣泄。以招弟訟。但隱忍茹苦。怏怏而殂。丁往奠哭。噫(音熹)其諸子。及還家。望見陸翁坐其廳上。見丁至。敘謝款曲。丁曰。親家已亡。何為在此耶。陸曰。我以君乾沒窩貲。歆恨而死。故來取之。宜悉以付吾兒。不然。斷不相捨。丁曰。身覆冥路。須財何為。今當廣集僧徒。多造佛果。為資他生福助。何如。陸不可。往復誶(卒)詰。奮然而起曰。我去矣。汝自商量。遂隱不見。丁心知不義。然貪得弗改。終不

肯償。後數月，陸白日來，怨罵曰。我為汝故殞命。固已弗問，但令返我元物。開諭周悉而略無悔意。當相與證于陰間耳。丁氏子弟在傍，共聆其語。少頃，摔丁仆地死。家人扶救之，已無及。遠近傳播其事，皆以為掩取他人財物之戒。

宋建陽人張一貸熊四郎錢兩千。子本倍之。經年不肯償。熊稍索僂矣。好與言曰。無復較息。但求本錢可乎。張愧謝，稍以與之。竟負原數八百。熊亦不復取。三年而張卒。卒之四年，熊夢張以八百錢來償，置地上，皆小錢。留與坐，啜茶乃去。覺而與妻說。方竟，一僕扣門曰。牛生犢甚大。急欲酒作福。熊喜甚，僅再旬，犢不疾輒死。隣屠就買。熊需兩千。屠笑曰。是何所直。剝而盡貨，豈不及此數。但有犢牛之名，當先以酒及杯羹啖里正，又以餉四隣乃取其贏。今惟有八百錢，幸見付。不則已耳。解腰間囊擲于地。正張夢中所償處。儼然小錢也。熊方悟前事，亟與之。

宋紹興二年十月，宣僧日智至台州黄巖縣兩鄉。寓宿山寺。次日寺僧留宿齋。有村民張陳二老來請主僧施戒。張曰。我女孫佛兒年十五，昨夕暴

死至五更將斂其祖母不忍捨之以泣女欻然開目呼曰我通身是水手足皆痛問其故曰夜有二使來追縛我押過叉嶺嶺與西鄉相去十餘里雖不能行遭鐵椎擊背兩下極痛嶺下有池池中有橋遂令我橋上立別見人以黑被裹兩人入門內此二使亦欲以花被裹我曰汝欠他家錢千五百今當償之我力懇曰容我歸從祖母請錢不許時月色如晝我合掌默誦多心經未終旁一綠衣入曰此人亦曾聽說般若可恕也二使不得已擲我水中而去池水甚淺我踰岸得出遂急歸其父驚異其事即往叉嶺驗之果見陳氏者門有池訪其主翁問曰翁家昨日生何物曰犬生三子二黑一斑斑者為大母嘶置池中已死獨二黑者在其具以孫女言告仍以千五百錢償之陳老曰元無錢在張女處不敢受若要受之他日又須償還今持錢來此願主僧區處主僧乃為施戒而以其錢嚫日智問其聽般若之日乃曾同母往縣中洪福寺聽景祥師開堂說法

宋永嘉新建村徐輝仲嘗為買丹陽儈一駔(子朗切)錢千緡未償而駔死其家不知且無契券徐不告其家遂逕歸後生一子極俊爽八歲而病父母憂

之。呂醫市藥所耗不可計。病子忽語其所親尼温師曰。我欲歸去。尼怪問之。曰。父母憐汝如此。今復何歸。曰。我乃丹陽人。昔時徐公債我百萬錢。幸我死不償。故來自取之。今已償足。可歸矣。言終而卒。

唐六祖盧能前生借人千金。未及還而死。後往大禪刹。人天敬仰。一日置金千兩于方丈。張行昌者持刃害之。六祖引頸受刃。行昌揮刃凡三。都無所損。六祖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秖負汝金。不負汝命。作是語已。行昌驚拜受金而去。

宋。温州平陽民林翁。爲同里富家掌田畝裏積有年矣。貸主人稻穀三百斛。不肯償。主責之。曰。家貧年老。無所從出。只有他生作犬馬爲報爾。主人憐而緩其取。又數年。主家馬生騾。方臨既愛玩。外人來言林翁死。主愕然。戲語之曰。爾非林翁乎。即掉尾弭耳而前。驗其往過。爲之歎息。及壯。不受羈絆。每將控馭。必蹄躍咆哮。他人莫能近。子弟亦無敢向者。獨主人呼林翁。則帖帖馴服。可以乘跨。鄉人呼爲林翁騾。

宋。福州王景同嘗往來一娼家。前後費千餘緡。後往臨安。與娼不相聞若

三年。甞自越州渡水。遇娼舊僕云某娼見寓此。與僕同到一處。如官府。群婦人聚居。娼迎與語曰。賤妾平生荷君相愛。得君錢不少。今陰司監繫。在此償君債。有小窖藏在家房內某處。有妹在家。君幸便往取之。庶妾早得復生於世。景同駭然。娼曰。妾於某年死矣。幽冥異路。君不可久處。只此相屬。毋更遲迴。不則妾終無超生之期。景同大驚。遂趍出。回顧不見其處。景同又逗留臨安。年餘方歸。如其言。果得小罌。內有白金釵鐶之屬。遂齋僧為娼追薦而去。時咸淳庚午年也。

唐貞元中。蘇州海鹽縣有戴文者。家富性貪。每鄉人舉債。必須收利數倍。有鄰人與之交利。剝刻至多。鄰人積恨。乃曰。必有神理昭鑒。數年後戴文病死。鄰人家牛生一黑犢。脇下白文成字曰戴文。閭里咸知。文子恥之。乃求謝焉。以物贖去其字。鄰人從之。既而文子以牛身無驗。乃訟鄰人妄稱牛犢有字。縣追鄰人及牛至。則白毛復出。成字分明。但呼戴文。牛則應聲而至。鄰人恐文子盜去。夜則閉於別屋。經數年方死。

宋湖州城南市民許六者。本以貨餌餈糤為生。人呼曰許糖餅。獲利日給。

稍有寬餘。因出子本錢於里閭之急闕者。取息比他處稍多。家業漸進。遂有六郎之稱。乾道六年病死。其甥女嫁秀州魏塘陳氏隣家。牝犬生三子。其一白色。腹下有褐毛五字。曰湖州許六郎。甥女往視信然。使其夫持千錢買之。未忍報許子。而許氏為亡者設三七齋。一家皆夢見之。泣訴云。我在生無顯過。只緣放錢取利太多。致貧民不能償。或鬻妻賣子。坐此墮犬身。猶幸生於陳壻之隣。外甥已贖我。可便取歸。然不過一百日。則業緣盡矣。明日其子即遣僕往陳氏。甫到。乳犬已迎門搖尾。僕以槃窩負之。歸至家。據主席而坐。兩眼淚落。妻子不勝悲惋。豢養盡志。滿百日果死。

宗建昌景德寺羅漢院僧慶和尚。紹興中久病。院有莊在城南十五里。曰洪源。田僕夢慶來其家。手持白花一朵。舉體透濕。若方墜水者。僕揖之坐。慶告曰。我寒不可忍。將火來烘乾衣服。未答而魘寤。殊恠之。天將曉。不復能寐。時欄中牸牛已懷胎。忽聞鳴聲頗異。趨往視之。則正生一黑犢。有白毛一叢出于頂。僕固知慶卧疾。急入寺問訊。云。昨夕死矣。慶為寺綱維。平日欺用常住錢穀。以濟私費。及隨畜類中。仍在本處。豈非償債者乎。

唐宜春郡東安仁鎮有齊覺寺。寺有一老僧年九十餘。門人弟子有一二世者。彼俗皆只呼為上公。不記其法名也。其寺常住莊田孳畜甚多。上公偶一夜夢見一老姥。衣青布之衣。拜辭而去。云。只欠寺内錢八百。上公覺而異之。遂自取筆書為寢壁。同住僧徒亦無知者。不三五日。常住有老牸牛一頭。無故而死。主事僧於街市鬻之。只酬錢八百。如是數處不移前價。主事僧白上公云。常住牛死。欲貨之。屠者數輩皆酬價八百。上公歎曰。償債足矣。遂令主事僧入寢所。讀壁上所題處。無不嗟歎。

唐上虞縣有民章緼者。因歲歉。於隣人假糧數十斛。後隣人闕食索之不還。乃誓曰。的不還。作牛犂田。章笑而許諾。期月章卒。其隣家產一犢。當耕耨之際。謂弟兄曰。章其欠我米。已云許作牛還。此犢莫是否。偶以姓名呼之。隨聲而應。再答。既而墮淚屈膝。似拜許之狀。報其家屬來驗之。右肋上隱起字曰。負人米。罰作此畜。其家乃贖而養之。

宋常州華藏寺僧道良為知庫數年。多所乾没。忽卧病甚。長老道素夜夢良來云。且往近莊養疾去。逮曉。則報良已卒。俄近莊報牛夜產犢而病

一日良素叫眾皆驚訝他日道素按視近莊取犢視之見素淚下素謂曰汝知庫耶業報如此當隨吾還寺曳磑作麵供眾以償宿負犢即隨肩輿以行不待驅逐既至寺日作麵兩石有常課主者竊增其數犢至常課即止驅之竟不行或呼知庫良公撫勞之則淚下有僮行斥良名罵之曰盜常住賊則怒目奔觸人力不能制素命曰以僧食啖之

隋并州竹永通曾貸寺家粟六十石年久不還索之云還訖遂於佛堂誓言若實未還當與寺家作牛此人死後寺家生一黃犢足有白文乃是竹永通字鄉人觀者日數千其家用粟百石於寺贖牛別立一屋事之如生仍為造像寫經月餘遂死

宋洛陽畫工解奉先為嗣江王家畫壁像未畢而逃及見擒乃妄云功直已相當因於像前誓曰若負心者願死為汝家牛未幾奉先暴卒後王家牸牛產一騂犢有白毛於背曰解奉先觀者日夕如市焉

宋彭山楊舜欽使君嘗善故計吏王咨咨數盜用使君家物使君知之一置不問忽夜夢咨哀言辭去衣後穿出一牛尾驚起家人之夢亦合相語

未竟。外報一牛生還。取火視之。牛仰首淚下。使君遣人訪諮家。即是日死矣。

昔有長者家富無限。惟有一妹。嫁一貧壻。兄數數餉遺。妹轉欲無厭。一日從兄貸麵。兄令自取。便盡取之。兄亦不覺。如此非一。妹命終後。兄家產一犢。兄甚愛之。養食令肥。嘗殺祠神。時五百賈客欲從主人借錢。頓息在外。展轉自相問言借取幾錢。各各說其多少。冣後一人言但盜取之。後同不還。多少何在。時犢子在邊。便作人語。諸人何以乃生此意。我是主人妹。坐貸麵欺兄。令作牛身來償兄債。時五百賈人聞其言。莫不戰慄。皆不復借錢而去。兄大驚異。尤愛養之。待其自終。

昔罽賓國中有弟兄二人。其兄出家。得阿羅漢。弟在家中。治修居業。時兄數來教誨。勸弟布施持戒修善作福。現有名譽。死生善處。而弟報曰。兄今出家。不慮官司。不念妻子田業財寶。我有此務。而兄數誨。不用兄教。後病命終。生在牛中。為人所驅。䭾鹽入城。兄從城中出。遇見之。即為說法。時牛聞已。悲咽不樂。牛主見已。語道人曰。汝何導說。而使我牛愁憂不樂。道人

報曰。此牛前身本是我弟。昔日負君一錢鹽債。故墮牛中以償君力。牛主
聞已。語道人曰。君弟昔日與我親友。是時牛主即語牛曰。吾今放汝不復
役使。牛聞感激。至心念佛。自投深淵。即便命終。得生天上。受極快樂。以是
因緣。若人負債。不可不償。
昔佛在世時。有賈客名弗迦沙。因入羅越城分衛。於城門中值新產犉牛
所觝殺。牛主怖懼。賣牛轉與他人。其人牽牛欲飲水。牛從背後復觝殺其
主。其主家人瞋恚。取牛殺之。於市賣肉。有田舍人買取牛頭。負擔持歸。去
舍里餘。坐樹下息。以牛頭掛樹枝。須臾繩斷。牛頭落下。正墮人上。牛角刺
人。即時命終。一日之中。凡殺三人。瓶沙王聞之。怪其如此。即與群臣往詣
佛所。具問其意。佛告王曰。往昔有賈客三人。到他國內興生。寄住獨孤老
母舍。應與僦舍直。見老母孤獨。欺不欲與。伺老母不在。默然而去。母歸不
見客。即問。皆云已去。老母瞋恚。尋後逐及。疲頓索直。三客逆罵。我前已與。
云何復索。不肯與直。老母單弱。不能奈何。懊惱而呪願。我後世所生之處
若當相值。要當殺汝。正使得道。終不相置。佛語瓶沙王。爾時老母者。今此

牸牛是也。三賈客者。弗迦沙等三人。為牛所觝殺者是也。

唐汾州孝義縣人路伯達。至永徽年中。負同縣人錢一千文。後乃違契拒諱。及執契作徵。遂共錢主於佛前為信誓曰。我若未還公。願吾死後與公家作牛畜。言訖。未逾一年而死。至二歲時。向錢主家牸牛產一赤犢子。額上生白毛為路伯達三字。其子姪等恥之。將錢五千文求贖。主不肯與。乃施與隰城縣啓福寺僧真如。助造十五級浮圖。人有見者。發心止惡。競投錢物布施。

隋楊州卞士瑜者。其父在隋。以平陳之功授儀同。慳吝。嘗雇人築宅。不還其價。作人求錢。卞父鞭之。作人曰。若實負我。死當與我作牛。須臾之間。卞父死。其年作人牛孕。產一黃犢。腰有黑紋。橫絡周匝。如人腰帶。右膊有白紋斜貫。大小正如象笏形。牛主呼之曰。卞公何為負我錢。犢即屈前膝。以頭著地。士瑜以錢十萬贖之。牛主不許。死乃收葬。

唐鄭州楊武縣一婦女姓朱。其夫先負外縣人絹百匹。夫死之後。遂無人還。貞觀末。婦因病死。經再宿而蘇。自云。被人執至一所。見一人云。我是司

命府吏汝夫生時負我家絹若干匹所以追汝今放汝歸宜急具物至某縣某村某家送還我母如其不送捉追更切汝死不生兼為白我娘努力為我修福朱即告乞鄉閭得絹送其母具言其見狀貌一如生平其母亦對之流涕歔欷久之

昔大迦羅越（華言居士）出錢為業有二人舉錢一萬至時還之後日二人復相謂曰我更各舉十萬後不還之亦可有牛繫在籬裏語二人言我先世時坐負主人一千錢不還償今三次作牛猶還不了況君欲取十萬罪無畢時二人驚怖會天已曉主人出二人說牛之語主人即便放著群中不復取用呪願此牛自今已後莫復更受此畜生身若有餘錢一以布施牛後命過得生人中

唐崔公輔明經及第歷官至雅州刺史至官一年忽覺精神恍惚多悲恚猶急往往忽忘舉家異之一旦無疾而終心上猶暖三日再蘇亦即平復謂其寮佐曰昨為冥使齎帖見追隨行三五十里甚為困憊至城闕入門數重追者引到曹署之門立於屏外逡巡有官人著緋執板至屏迎之先

拜。公輔驚曰。某為帖所追。乃罪人也。官人見迎致拜。深所不安。官人曰。使君固應忘之矣。某是華陰縣押司録事巨簡。使君初官。曾獲伏事。虔廉。近奉天符。得酆都掾。地司所奏使君任酆都縣令之日。於仙都觀中取真人陰君寶經四卷。至今不還。天符今追。生魂勘責。使君一魂。日夕在此對會。恐使君不知。故欲面見。具此諮述。以報往日之恩耳。使君頗覺近日怨怒悲愁精神遺忘否。此是生魂被執繫故也。於是引至廳中。良久言曰。此有茶飯不可與使君食。食之不得復歸人間矣。但修一狀。請買黃籙道場懺悔所犯。兼請送經歸于本觀。生魂即釋放矣。因本司檢使君年祿遠近。遂巡有吏執案云。崔公輔自此猶有三任刺史。二十三年壽。言訖。公輔留手狀。官人差吏送還。乃於成都。及雅州紫極宮。忠州仙都山。三處修黃籙道場。送經還本觀。公輔平復如常。其後歷官年壽。皆如所說。此事是開成年中。任雅州刺史時也。

宋元豐初。諸殿直授象州監押。以乏資赴官。遂於潭州客程永言處貸緡二百五十千。程令人力唐政。隨諸於任所索錢。諸思念供給至薄。何由償

得二百五十千還債遂發心與唐在一村店飲酒迨唐醉便推唐下崖入澗諸忻然加鞭後達象州詣州公參見唐在前唱喏諸驚懼唐云他事便不可言吾得爾命即休遂向前捽諸一轎仆地已殞此則負人財貨罪人死地而身亦隨死果報其可不畏哉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九